

Centimetres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ppen Company, 2007

教忠之意皆在其中矣。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

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

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

之田，以厚野人也。語類：餘夫二十五畝，乃十六歲以前所

受在一夫百畝之外也。孟子亦只是言

大概耳，未必曾見周禮也。或問：小註一夫之外，有未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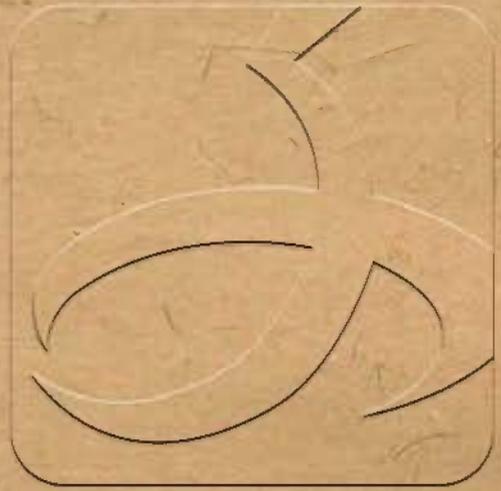
丁之餘夫，尚未受田者，是以以適分田之所不及也。係

辨圭田是養君子而念及君子之祖宗，餘夫之田是治野

人而念及野人之子弟，所以為厚君子厚野人而仁政之

篤。摯周詳於此見矣。按二項亦俱仍是經界中事。亡友

張曉樓云：圭田五十畝，是由百畝而中分之野，則分以同



孟子集注卷之五 滕文上 三

敦復堂

井所助之半國中則分以同溝所賦之半與九之一什之一其數適相合而祿外之祿無不得其平餘夫二十五畝是由百畝而四分之四分其一區之田則各助耕君田二畝之半四分其一夫之田則各助賦已田二畝之半與野之九國之什其數亦適相合而田中之田無不得其均蓋上文請字直貫到此二節此乃從上節兩項內抽其零星錯落者言之以明合中分中合而得界乃大正也須布算畫一歸併上節乃得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

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

說約死者徙者舉無出鄉而人

懷舊土之戀鄉田之治同此一井而人安共業之風上可言其變而下句言其常皆為安土重遷盛世之象也○說統鄉田同井句是一節樞紐所以明無出鄉之故而即為下數句之緣起○困勉錄此節鄉字猶言一方耳不可作

鄉遂之鄉看禮書以鄉田同

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孫疏

井句證鄉遂之亦為井非也相助以守而此不可以威武尊相助以望而彼不可以投隙來○紹聞編死徙無出鄉以一鄉言鄉田同井以一井言下相友相助相扶持皆言同井之事各同井者皆然自井至於鄉比鄉皆然則百姓親睦見井田之法既行不但有以厚民生而又有以善民俗也○彙解此固因同井之故法制使然亦是久久相習民俗自然如此可益見助法之善至於同井者如是則同溝者亦可知先王法制自非詳於野而畧於國或乃分析鄉田謂國中同井指野以鄉為鄉遂之鄉者轉覺多事且集註訓同井為八家而於鄉田無明訓亦可見矣○文獻通考按秦人所行什伍之法與成周一也然周之法則欲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教其相率而為仁厚輯睦之君子也秦之法一人有姦鄰里告之一人犯罪鄰里坐之是教其相率而為暴戾刻核之小人也○艾子子曰此一段即周禮比閭族黨之法後世保甲鄉約其意多出於此但古人以分田為務使其情意相聯自無渙散後世不均田制產使有樂生

之具而欲以一切之法求離散之民宜其徒為文具而民不堪命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養去聲別彼列反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

谷訂中公外私先公後私此皆商之

助法若周之徹法則公田雖在中私田雖在外然既通力合作則更不分中外先後矣只因井九百畝句是周之田數不是商之田數故集註云此周之助法謂以周之田數行商之助法即是孟子所訂周之助法也○集解周之合作均分雖與殷異然井便分中外中外便分公私公私便分先後豈周先王空畫一箇井字只取其通取其均而於此等意義盡行抹去乎况既曰計畝均分則人家各收私田百畝之人君收公田八十畝之入公私較然則周之實行助法可知註語斷非遷就愚按二條各有見但此等處只合依文訓義不必經傳相牽○慶源輔氏曰上既助

法之善故此節遂言周之助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便是井田形體之制也○說統此正是經界處方里二句是經界之大綱其中為公田三句是經界之細目公事畢以下則因上言井田形體而又帶言其中寓別野人之意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

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

困勉錄同養公田四句見得官不侵民民不侵官故亦屬井田

形體之內○董思白曰方里而井四句即前請野九一而助裏面事公事畢三句見得上下之辨民志之定都在於此畝畝之中而亦有朝廷之法安養之際而不失禮教之風益見助法之善○輯語方里而井節止舉一井規制而凡助徹之所以分田制祿養君子治野人之法已無所不具○劉上玉曰書有次第此章至此方說出中公外私井田形制則前七十而助野九一而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助皆宜渾淪若說明則此節贅矣

省文耳

按此固省文然語脈緊承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便見得野人之分宜養君子不妨竟主別野人舉

單自可見雙也說統謂卽此一句已先破許行之言並耕亦卽就別字上見得

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

一爾

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畧而已潤澤謂因時

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四書家訓

此字通承夫仁政以下說○問潤澤之說雙峯饒氏曰前

面說底是箇硬局子到這裏須是要會變通使合人情宜

土俗可也潤澤非文飾之謂乃是和軟底意思不全是硬局子溫潤滑澤乃可行得此朱子善於形容孟子用心處

○集解大畧只是大綱對詳細條目言不對潤澤言潤澤乃是其中因時制宜變通之妙非條目之謂也○賽合註

前七節皆是叙治法小節歸重治人未有無治人而可以

行治法者與孔子答哀公人存政舉同意○輯語以上數節是孟子事末節是滕君臣事界限甚明接前對滕文

言子力行之後與畢戰言子必勉之到此乃一總敲實○

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

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

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

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

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

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卹患，厚本抑

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

張氏曰：井田，王制之本，而經界又井田之本也。大要在分

田制，祿二事而已。田得其分，則小民安其業，祿得其制，則

君子賴其養。上下相須，而各宜焉。治之所由興也。人皆知

商鞅廢井田，開阡陌，考孟子之言，則井田之廢久矣。蓋孟

子時，井田之法雖廢，而非田之名猶存。暴君雖去，其籍猶

不敢易其名也。至鞅始蕩然一異其迹，而歸除其阡陌，并

與其名亡之矣。○雙峯饒氏曰：井田之法，黃帝開端，便做

成了。如何改得商人七十畝，周人如何便更百畝，至於溝

洫、畛、塗、井，一朝一夕所能成。朱子亦嘗疑之。王制與周禮

已不同。孟子多是臆度言之耳。井田可行於中原平曠之

地，若是地勢高低，如何可井。恐江南是用貢法，阡陌是田

間路，古人車制一車濶六尺，有餘兩旁，又翼之以人占田

太多，商君欲富國，所以整開阡陌為田。前此諸侯欲富其

國，井田大綱已自廢了。商君索性壞却。○述朱井制雖云

起於黃帝，然唐虞典謨中未有明文。府脩事和，其時固教

養兼舉矣。若行井田，何不一道及一可疑也。禹貢一書，則

瓌成賦貢法彰彰若唐虞已行井田，禹又何容更定賦法

二可疑也。三代聖人創制立法，大抵皆至公無私。殷因貢

之不善而改為助，民自樂從。若助法既善，盧舍溝塗既有

成規，武周豈肯變易舊章，紛更多事。或云自七十而加一

百，增田三十畝，民所樂從。然欲毀其已定之廬舍，已成之

溝塗，勞民傷財，所得不償所失，民豈樂從。三可疑也。看來

黃帝雖有井制，未必果有成規。而禹易之以貢，殷既七十

而助，周未必更以百畝。然則孟子何以云云。朱子或問語

類已詳辨之。凡古人制度有可疑者，無關義理，無甚確據，

只隨書立說，闕之可也。○文獻通考古之帝王分土而治，

孟子集注本義匯錄

卷之五

滕文上

三

敦復堂

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為予奪。俟其豐凶。以為收歛。其東阡西陌。之利病。皆其少壯之所習聞。雖無事。平考覈。而姦慝自無所容矣。降及戰國。諸侯既不知留心民事。加以并吞之後。地廣人眾。老覈難施。故法制弛墮。而姦慝滋多。至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漢既承秦。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法。蓋守令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授。其姦慝無窮。雖慈祥如龔黃。召杜。精明如趙張。三王既不久於其政。則豈能悉知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則不過受成於吏手。安保其無弊。後世蓋有爭田之訟。歷數十年而不決者矣。况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平乎。揆其本原。皆由地廣人眾。罷侯置守。不私其土。世其官之所致也。自秦至今。千四百餘年。其間能行授田均田。口分。世業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唐初。才二百年。而其制漸墮。何一二代貢助徹之法。千餘年而不變也。蓋有封建足以維井田。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而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揭田產以與

百姓矣。秦於其所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予之。然汲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裂其土宇。以啟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田。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精義伊川曰。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做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做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做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之也。○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畧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語類孟子說制度皆舉其綱而已。如田之什一。喪之自天子達之類。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

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

人皆衣褐拊屨織席以為食衣去聲 拊音闕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

遷所謂農家者流也前漢藝文志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按

農家者流只是力耕為事耳許行却是託神農之言以欺

世一為字中便隱藏並耕諸說在裏章首特書有為神農

之言者許行一句劈空立案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

嚴重如山便是春秋書法治野人養君子廛民所居也

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正與並耕相對

民廛之廛乃左右各三區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

之廛與後市之廛自別說統曰衣褐

也拊扣掾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便見不用儒

衣儒冠曰振屨為食便見是自食其力程子曰許行所謂神

力並耕意已隱然寓於衣食之間

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

方稱黃帝之說也或問許行為神農之言而有君民並耕

然以易考之二者皆神農之所為也當時民淳事簡容或

有如許行之說者及乎世變風移至於唐虞之際則雖神

農復生亦當隨時以立政而不容固守其舊矣况許行之

妄乃欲以是行於戰國之時乎農源輔氏曰陰陽醫方

所稱黃帝之說如素問靈樞之類是也使真有神農黃帝

之說傳於世孔孟豈得而不擗述之哉新安陳氏曰後

世小道必稱古聖賢為宗以求取信於世故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

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滕文上 三言 敦復堂

陳良楚之儒者

節首提出陳良之徒即反對學許行為倍師伏案此亦春秋書法

所以

起土耒其柄也

蒙引相言蓋非面對滕君也上文則曰踵門而告文公方是面對之詞愚按此亦不

必拘即作面對亦無不可○精言陳相後雖倍師此時未見許行尚無異志負耒耜而來只是慕仁政非一負耒耜

便是並耕種子也案自在後盡棄其學上此處但可作伏案不可作斷案○按兩人之來稱說畧同而來歷與其

行徑自別即負耒耜而至亦是不為出疆而舍其耒耜意耳非若許行欲借此售其並耕之說也故與上節俱詳叙

之須兩兩劃開越激得起後面陳相之悅許行直是一落千丈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

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

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

得賢

獲音雍殮音孫惡平聲

饗殮熟食也朝曰饗夕曰殮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治

民事也厲病也

集解滕君則誠賢君也畧作一揚正為折倒地未聞道即所謂神農之道也下賢者

便是有道之賢君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唐虞三代後絕未聞此語所謂為神農之言者此也主意只在與民並

耕上饗殮而治帶上食字說下見必如此乃得為賢有倉廩府庫正對與民並耕不與民並便是厲民徒以自養正

對饗殮而治後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以惡得賢折倒

之法

精義伊川曰儒者其卒必多入異教非其志願也其勢自然如此只為於已道無所得故不能安雖曰開

道終不曾實有之按陳相所以盡弃其學而學許行者由於本來信道不篤不然許行一妄男子耳烏足以惑有來

歷之人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故非浪語○蒙引陳相述許行之言所刺在滕君而其所刺則在孟子也○條

孟子集注卷五

滕文上

辨只一箇並字便是不分君子不分野人故曰陰壤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

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

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

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

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

子問而陳相對也蒙引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此決知其然者以起下句之難猶將問以刃

與政而先問以挺與刃將問與少樂樂與眾樂樂而先問

獨樂樂與人樂樂也孟子於折辯之際多用此法○曰否許子衣褐陳相本以衣褐逃孟子之駁也然要亦逃不得孟子姑置之續以許子冠乎曰冠又曰奚冠恐其如衣褐

之說彼則曰冠素冠素乃布為之者也即曰自織之與至此則陳相無逃處矣曰否以粟易之則已自為孟子開之

之地矣又曰害於耕則盡之矣然孟子欲多即事以辯故又有釜甑爨鐵耕之說曰否以粟易之下不曰奚為不自

為者以上文已有奚為不自織之言其意已見也○愚按此處尚是未了語看下文接言以粟易械器者便從他以

粟易之句另生出一番攻擊直至何許子之不憚煩乃正與許子奚為不自織句作長短參差對法陳相曰百工之

事不可耕且為亦是與害於耕句參差相對切莫認本節語氣已了如時解以種粟作一頭衣冠釜甑鐵板分兩脚

便不見孟子文章變化之妙矣○衣冠尚在耕以外釜甑鐵直是耕以內下節械器即承釜甑鐵而言一層進一層

一步緊一步故本節語氣本不須合下而全○吳因之曰凡辨難攻詰須拿定一件做眼目則其理勝而辭達且

如此章闢許行並耕之說拿定自身且不能兼這一着為辨難發端故首詰以種粟後食一節看他何等閒架何等

次第此等處不可草草忽過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舍去聲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凡民生日用所資器皿皆是故

該以之屬二字下陶為甕者冶為釜鐵者新安陳氏曰厲文亦兼百工言之

說乃是因許行厲民自養之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言承其厲字而明辨以闢之

陶冶之處也集解以粟易械器緊承上以粟易之此正許子事其不為厲陶冶自不待言趨勢便跌入

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豈為厲農夫此其相易而非相厲情節顯然矣言下已見得滕君不並耕而食養食而治之

不為厲民却又追進一步只就他本身詰問且許子何不為陶冶何為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三箇何字一

氣疊下分明是盤詰他一箇何不耕且為陳相到此不覺直吐供狀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味一箇字分明

投入孟子圈積中更展脫不得○翼註此節只承上釜甑鐵一邊說與上節俱是詰問之辭俱未斷定何不為陶冶

與上奚為不自織相對百工之事二句與上害於耕相對人但見說話多故另作一段耳實連上節俱是詰問語○

合訂不可耕且為分明是說並耕之不可矣妙在不

知不覺使他自已口中吐出乃見前一路逼法之妙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

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

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食音嗣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新安陳氏曰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為

此亦陳相對得理明處故孟子即此

二句以難之百工之事尚不可耕且為而治天下乃可耕

且為與○按陳相先說害於耕其理已屈其詞已窮孟子

尚不遠折他復以釜甕鐵反道窮詰直到他自吐百工之

事固不可耕且為然後一言折倒曰然則治天下獨可耕

且為與此一句方折得極有力量然則字即驚風掣電勢決

江河有此一拆下面乃得大暢其旨滔滔汨汨陳相直目

瞪口呆無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

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必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

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蒙引恐人只以或勞心或

勞力二句為古語而以下

四句為申釋之辭故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

集註以為皆古語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

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

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條辨首二句

既好他折倒

却特地提起大綱來說天地間大綱有兩樣人亦大綱有

兩樣事大人自有大人之事小人自有小人之事見各有

其事不必相兼下方用且字一轉見一人之身不能為百

工之事就陳相固不可耕且為之意而再暢言之見得小

人尚不能相兼何況大人欲兼小人之事然不能兼正有

不必兼底道理故又接引古語而以勞心勞力六句發明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二句之意蓋孟子文法反覆相

因展轉相足不可一平看○惟或勞心六句是發明有大

人之事二有字之意故只當兩兩平看不可側重半邊註

用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二句對說如此方

說得天下之通義出而非君子莫治小人小人必當養君

子之意自見矣○四書家訓義者宜也大人宜勞心而治

人小人宜勞力而食人故曰義古今凡為大人小人者皆

然故曰通義○南軒張氏曰聽治於人者出力以食其上

而治人者享其食焉此理天實為之萬世所共由者故曰

天下之通義如許行之說則昧天理之當然矜小惠以妨

敦復堂

大德昵私情而傷正體卒歸於不可行耳。○按引古語開
並耕之說正大簡切已無剩義下則引古人以證之。○精
義呂氏曰言治者必曰太平習聞其名而未見其象勞心
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則
勞佚平矣富有天下不為有餘貧食百畝不為不足則貧
富均矣至於祿厚者責重祿薄者責輕役重則賦輕役輕
則賦重視其迹苦參差不齊要其實則其道如砥若夫
以封建均邦國以井田均萬民則又太平之著見者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
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
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
匿禹疏九河瀾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
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

入雖欲耕得乎

淪音藥濟子禮
反潔作合反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

除治至此尙未盡平也

按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以上蓋難
言之節首特提出當堯之時便已

暗開神農
之說矣

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

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

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

蒙引惟
洪水汜

濫草木得水則暢茂矣禽獸得草木則繁殖矣禽獸草木
皆妨害五穀者故五穀不登則人類益稀而禽獸偪人舉

中國多是禽獸之地此其
上文相屬之大意也

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

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

蒙引當洪水橫流為害使於
是而遽施治水之功則草木

之暢茂者道途既為之梗塞而不通而禽獸之偏人畜又方巢穴於其中而不可避治水之功固無可施舜灼見其理勢乃先使益烈山澤草木既焚禽獸失其所依乃皆逃匿遠去然後禹得以施功於水土○精義楊氏曰舜之臣二十有二人而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所謂五臣孟子所稱者是也夫洪水橫流草木暢茂禽獸偏人則禹雖欲施功未可也故孟子論禹人命益使烈山澤而焚之在禹之先天下既平則命益若鳥獸草木乃在臯陶之後蓋治人與若鳥獸草木其先後之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常叙宜如此也亦時焉而已

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扇

津

禹貢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洛水至於大陸

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

淪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禹貢浮於

濟漯達於

河○導沅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溢為滎東出於陶丘北又東至於荷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於海○山海經濟水

出河東郡垣曲縣土屋山初名沅水東出温縣西北始名濟水漯水出東郡武陽縣○纂註濟由王屋而發其同河而肆毒者伏見之屢易久為患於徐豫之區漯自大伾而來其助河以張威者揚溢之多端且直放乎豫兗之境此其所以均利用淪也○按漯自大伾本水經注蔡傳漯者河之支流也

漢淮泗亦皆水名也

禹貢潘家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二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

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於海○據禹貢及今水路惟導淮自桐栢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

漢水入江耳

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為滙東為中江入於海

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

誤也○任山金氏曰汝出今河南梁縣天息山至蔡州下入淮漢出今漢中利路之間兩縣嶓冢山東南流二千

四百二十里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淮出唐州桐栢山千七百里至海州入海泗出襲慶府泰山陪尾有泗源南至

下邳入淮當是疏九河滄濟排淮江而注之海決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纂語依集註看來汝泗入淮漢水入江而江淮並注海是淮乃汝泗入海之道江乃漢水入海之道故注江斷以注海為綱春秋哀公九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則不惟漢入江并汝泗淮三水並注江而入海矣孟子時江淮已通想記者即就當時水道誌之但與禹貢不合耳○語類排淮泗而注之江淮自不與江通大綱如此說去○按大綱九河濟澤是北餘水汝漢淮泗是南條水○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取其字數足以對偶而云只是行文之失無害乎義理不必曲為之說也○輯語水道不合一則古今遷變一則孟子行文取大段不屑屑作細道元也○條辨文意只重疏滄決排以注之江海畔蓋必到注之而後疏滄決排乃有所用治水之績乃成故歷數之以見當日之艱難勞苦如此所以八年於外三過不入而不暇耕也水道偶誤亦無得以上下義理不重此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與前五穀不登相應此可得只言有田可耕到五穀熟而民人育才是得食時事○新安陳氏曰堯獨憂之所憂者大舉舜禹益而用之所憂

在此何暇於並耕雖欲耕得乎是提撥耕字以照應前獨可耕且為與句○精言此處只就禹八年三過上作一小結束提撥耕字以應本旨正不必拘拘向益烈段費幹補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並上聲勞來並去聲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

四語

通節后稷官名棄為之趙氏惠曰稷乃五穀之長故以稷為農官之稱后者有爵土之號后

提綱 滕文上 教復說

稷名弃者其母有郤氏出野履巨人跡而孕及生子以爲不祥而弃之故以弃名說文種曰稼斂曰穡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紹聞編句句字字不失孟樹亦種也

藝殖也按當堯之時兩節宜上下通看自舜使益以下直

勢至此一歇下人之有道也另作提筆脫開逸居無教近

於禽獸又是一番可憂處聖人有憂之正與堯獨憂之相對但云聖人則兼堯舜而言耳使契爲司徒所以使斯民之得復其性亦與前使益禹稷相對不得以兩節板分

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彜之

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

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翼註人之有道謂人皆有秉彜之性也父子有親五

有字正應此一有字皆因其固有者而道之○精言父子有親五句上冠教以人倫句五有字都從教來乃使之復

其有非自然而全其有也此便是使自得之處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

此之謂也慶源輔氏曰集註舉書以爲證者天叙即所謂固有也勅而厚之即所謂道之也。新安陳氏

曰典者人道之常天所秩序本有此典勅正自我即天叙之本然者而品節之然後別而爲五典而五者皆惇厚也

惇典如言放勲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德厚人倫

猶惠也語類不是財惠之惠只是施之以教化即匡直堯

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

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

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達說民之用力於人倫而爲勞者則

獎勸以勞之民之歸向於人倫而爲來者則誘掖以來之民之立心惇乎人倫而爲邪者則約其情以正之民之制

孟子集註本義注疏卷五 滕文上 教復堂

行戾乎人倫而為枉者則矯其偏以直之凡此勞來匡直
 王所以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之自得其性也既自得矣
 則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
 之也。輯語勞來匡直輔翼教化之法已備自得二句又
 加鼓舞作新耳德字即上數句非德性之德故註作惠字
 ○自得在民使之自得仍在此司徒故謂強有以使之者固
 非也謂任其自得之者亦非也。說統加惠謂教民之德
 意也振只是無倦意思非勞來等外更有別法。新安陳
 氏曰聖人有憂之又言堯所憂者大契為司徒以教民
 所憂在此何暇於並耕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是再
 提撥耕字以照應獨可耕且為與句。或問小註聖人之憂
 憂民如此收攝兩節以起下不暇耕也。輯語聖人之憂
 民如此論本節與聖人有憂之相照似應單承命契一件
 不知此句直從堯獨憂之說來作一總結則統承為得也
 ○愚按上文一則曰堯獨憂之再則曰聖人有憂之到此
 下一總束曰聖人之憂民如此以見堯之舉舜舜之使益
 使禹使稷使契洪水方平又憂五穀五穀方熟又憂人倫
 迭至尋生無一不為生民計如此勞瘁何暇於耕此二句

是以堯舜作主兼總括諸聖人與上節雖欲耕得乎單就
 禹作一提撥者自別○此數節以一憂字為眼目見其為
 勞心之大人屢提撥耕字以見別於小人之勞力○紹
 聞編此上二節叙事下乃斷之關鎖得極緊極警策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

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夫音扶 易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

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新安陳氏曰接

上文三憂字發明出聖人之憂在不得聖賢而用之得而
 用之則足以釋已之憂矣此集註所謂急先務也聖人所
 以憂民者其大如此若農夫之憂憂之小者耳許行又欲
 聖人憂百畝之憂可乎○慶源輔氏曰舉農者之所憂以
 並堯舜之憂見其小大廣狹之不倫則不暇耕與不必耕
 可知矣○條辨堯以不得舜為已憂承上堯獨憂之舉舜

孟子集註卷五 滕文上 民 敦復堂

而敷治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承上舜使益掌火以下
四段堯舜之憂在得人任治所謂勞心於治人也次人之
事也農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所謂勞力以食人也小
人之事也上只說不暇耕此方關倒他耕為小人之事○
翼註兩為已憂即含下節為天下意蓋君不得相相不得
羣有司天下無由治也○或問禹之功大矣而孟子以皋
陶配之何也曰皋陶之學純粹精密而其陳謨種德明刑
弼教為助尤多故舜傳位於禹而禹獨讓之則其德業已
盛固聖人之偶矣○精義問舜之時在廷臣多矣至傳禹
以天下而禹獨推皋陶何也揚氏曰舜使得此兩人而天
下已治故也禹總百揆而皋陶施刑內外之治舉矣古者
兵刑之官合為一觀舜之命皋陶蠻夷猾夏是其責也
皋陶之職所施於外者為詳故皋陶雖不可以無禹而禹
亦不可以無皋陶是以當舜之欲傳位禹獨推之餘人不
與焉孟子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子夏亦言舜有天
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蓋有見乎此○韓語禹皋
乃總舉之詞益稷契即在裏非謂舜所憂不得止在禹皋
而益稷契不與也○存疑上二節言堯舜之憂民急於為

治而不暇耕此一節言堯舜之憂民所憂之大而不必耕
要之得人意上面堯舉舜舜使禹益稷契便都有了但上
文方重急於為治不暇耕上且未及此至此則直露其意
見聖人所憂者大其澤自有以及天下不惟不暇耕而亦
不必耕註中自見得有兩層意思愚按此條分析節次
極濤但不必耕意須至下文亦不用於耕耳方透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易並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
亦有限而難久味一亦字便見得包上分人以財一面而

○慶源輔氏曰以已之善而教人使人皆為善則是有愛
民之實矣然其所及亦止於吾力之所能與吾身之所及
而已○人者對已而言故有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
限教之者僅已耳故難久

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

共所以為仁也。紹聞編知聖人憂天下之大則知聖人仁

為一身計也為天下得人也為天下得人仁之至也不必

分我所有而思惠之所及者廣大矣不必人人提耳而教

而教化之所及者無窮矣按朱註以廣大言恩惠以無窮

言教化乃互文見意須知可大可久合教養俱兼有之○

輯語上文數憂字是緊接勞心來此為天下三字是緊接

憂字落得人二字亦從此三字中生出○所謂仁者原只

是惠與忠之道耳惟其要為一人而忠之忠之此其法非得

人不可得人正所以為天下也天下兩字緊對上人字○

有天下即有天下之人一世之人自足以治一世之天下

特為之得者無其人耳此堯舜之所以任為已憂也天下

字與上人字對看眾寡何如仁字與上惠忠字對看廣狹

何如此之不憂更有甚事○條辨此要見堯舜所憂之大

為天下而不得人則仁天下之功無從施得人而不得可

以仁天下之人則為天下之心無所濟在仁之成就處看

重天下兩字在仁之所以能徧被處看仍重為字也重為

字乃與上憂字對針○得人者謂之仁九字須合看乃得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

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

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

則法也。按則訓法便有效法意與論語訓準字不同蓋上有為天下得人下有豈無所用心須隱隱關照也

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此亦宜與前後脉相關但不宜徑露耳

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不以位為

樂便自有憂勤意在。紹聞編既言堯舜憂民之大及民之大又引孔子之言以贊其大有天下而不與亦舜之大

也因言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按大哉堯之為君君哉舜也兩君字須着眼蕩蕩巍巍

正堯舜之盡君道處既君天下安得不治天下既治天下安得不心於天下是即大人之事是即所以為仁看下三

句只承上直接說。○條辨若錯認無名不與將蕩蕩巍巍

都說入空虛無為去則正便於無所用心之徒豈孟子言大人勞心之旨要之堯舜本至大故大哉巍巍勞心之大

亦本非屑屑細微如堯只憂不得舜舜只憂不得禹皋此外更無箇事所以雖則天而實無名雖有天下而若不與也○豈無所用其心哉所字即包上得人圖治等意○蒙

引亦不用於耕耳謂其心不至用於耕也看於字。○新安

陳氏曰至此三提擬耕字以照應收拾獨可耕且為與句不特辨闢痛快文法亦照顧得好以上已辨倒許行之說

下文乃責陳相。○述朱不得耕以勢言不暇耕以時言不用耕以心言一步深一步見聖人非獨不得耕不暇耕即

使得挑眼耕直不用耕此處方了結前註中不必耕意。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

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

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

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

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

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

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慶源輔氏曰：陳良楚人而北學於中國，則

是用夏變夷，陳相素學於陳良，乃為許行所變，則是變於夷也。○按此節語意只重責相耳。說良之賢正以見相之

不可倍說師之不可倍，愈以見許行之不可學。故本節以

用夏變夷發端，曾頌節以予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結而並

耕之說之，非愈曉然言下矣。前後話雖兩端，意只一線，蓋餘意仍是歸根正意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

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

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

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平

聲：灑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記：檀弓事師無犯，無隱左

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孔子之喪，門人疑所

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

然，請喪夫子若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趙氏惠曰：築室

喪父而無服。壇場，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去城十里，冢塋百畝，南北廣十

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瓦甃為祠壇，丈六尺

冢坐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敢名者。弟有若似

子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坐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有若似

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

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記：檀弓有子問於曾子曰：聞喪於

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

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曰：斯言告於子游

敦復堂

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白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會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會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椁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

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紹聞編有若言行氣

象之似蓋亦薰陶涵養而成三子之推先亦非無見者但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則未得以道尊聖人之義故曾子不可而言夫子之道德未易彷彿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非見聖人之的者不能言也其所見

者聖人之心也非外也所謂本心瑩然一疵不存萬理明爭者也按此特對言行氣象看故云所見者聖人之心實則註中言夫子之道德自兼內外言不專指心體。翼註本文不是以江漢秋陽喻聖德而以江漢所濯秋陽所暴言聖德按須如此看兩之字方坐得實。條辨聖人何待濯何待暴兩以字不是方以之濯方以之暴也言其人欲爭盡天理流行無一點之滓無一毫之翳至潔白而有光輝如江漢濯過秋陽暴過者然。集解只是形容舉似潔是十分潔白是十分白皜皜乎不可尚則又誰得而似之。精言此節看去似四節細看止兩節却又止歸重一節相繼而哭門人之不信師也獨居三年子貢之不信師也欲以事夫子者事有若見思慕之忱三子之不信師也皜皜乎不可尚見宗仰之篤曾子之不信師也此為四節由門人遞說到子貢見子貢較甚於門人由三子遞說到曾子見曾子較甚於三子此為兩節而曾子尤得其道觀下節云亦異於曾子可見只歸重此一節

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

於曾子矣

馱亦作鴟古役反

馱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蒙引非先王之道此

非字不訓詁毀與論語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者同。獨言異於曾子者獨舉其不改所事與陳相正相反者言為尤切耳。精言似孔子之有若曾子猶不肯事况以非先王之許行而顧乃事之乎獨言異於曾子正舉其重者而言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

木

新安陳氏曰譬陳相由高趨下不如禽鳥之能舍下遷喬也。蒙引此與上節吾聞川夏變夷一意而疊出所

以深責之也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

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

此美僖公之詩其第五章承上章祭祀獲福之意而美公以武功祝公以福壽

也其詩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綬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考與試俾爾昌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膺擊也荆楚

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

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新安陳氏曰不善變謂變於夷也。我上

節下喬入谷已足箇不善變影子然尚只就陳相自身說此則直以戎狄荆舒與上南蠻馱舌相照應見得如許行

輩為聖人之所必誅而陳相顧惟是之學謂其不善變顯責陳相正痛斥許行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買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買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買相若

五穀多寡同則買相若履大小同則買相若賈音價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條辨開口說箇從許子之道便是承上倍師之意而辨之見許

子之道自有可從者故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孟子更一毫放鬆不得

神農而有是說也說統日中為市始於神農故許行倡齊相安太樸巧偽不生與

並耕之說只是一意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

大小為價也慶源輔氏曰若不以精粗美惡言之則無由說得通此義未有人看得出至集註而義始

明○雙峯饒氏曰長短以丈尺言輕重以權衡言多寡以斗斛言皆是比而同之與並耕相似便是齊物剖斗折衡

而民不爭之說凡託神農黃帝者皆老子之說也按本節自有長短輕重多寡大小在到得剖斗折衡則并長短輕

重俱無之矣下節孟子言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為之乃是進一層駁他饒氏說未免混看○集解通節以市買不貳

句為主無偽莫欺俱根不貳來市價之貳以美惡精粗而貳之也只說長短輕重多寡大小同價自是不論精粗美

惡于此為許子齊價宗旨布帛是兩種麻縷絲絮是四種未經辟績為麻已經條析為縷絲蠶所吐也細絲為縷絮

散縷也麻絲是木然者縷則因麻以成絮則因絲以成又各有別五穀中種類不一價相若如長與長相同短與短

相同則價各相若非謂長與短同價也亦只布與布帛與帛麻與麻絲與絲同價非布與帛麻與絲同價也須認明

方見得下節巨屨小屨同價又是進一層比照說○前言並耕欲舉天下尊卑貴賤之等而一之也此言齊價欲舉

敬復堂

天下精粗美惡之分而民之也陳相口中已隱有此意故下節孟子即持此作話柄折辨他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

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

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約反此必二反惡平聲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此三句以足物之不齊二句意

物不可齊便見此大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

得價不可齊新安陳氏曰情實也自然之理即所謂物之實理也○條辨此非以理字解情字乃以自然之理解情字蓋天生之

物本來不齊固是自然之理即人為之物各有不齊亦是

自然之理因其自然者而各予以不齊之價然後物情乃

安物情既安然後人情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提清兩乃順而不至於為偽

孟子語意就大小之易明破他精粗之難混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

大者哉屨大小同則價相若是許子猶知有大小也既比而

則人不肯為其大精粗同價則人亦豈肯為其精獨今不

言屨者許子是箇捆屨底人故就其所明折之也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

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慶源輔氏曰物之不齊乃物之情而實天之理也物各付物止於其所

所吾何容心於其間哉若強欲齊之私意橫生徒為膠擾而物終不可齊也故莊周之齊物強欲以理齊之猶為賊

夫道況乎許子迷欲一天下之物而民其一定之分其破豈不甚哉○集解相率為偽正破他國中無偽句虛者為偽實者為情今不論物之情實是如只要混而一之這

便先處於偽更何能使天下無偽故曰相率而為偽以偽自詐于倡也相率二字該得廣正所謂亂天下者偽與情反欺從偽生孟子只提出一箇情字遂令同價之說沒處

安頓惡能治國家只就相率為僞上斷定見得許子之道斷不可從。○徐倣茲曰許子始託神農並耕之說欲齊人也而不知人有大小之等不可以相兼繼託神農市價之說欲齊物也而不知物有精粗之殊不能以同價。○東陽許氏曰此章孟子曰以下三大節自許子必種粟至亦不用於耕耳闢其假託神農之言吾聞用夏變夷至不善變矣責其倍師從許子之道以下陳相之遁辭故又闢其市價不貳之說。○愚按結尾惡能治國家一語不獨為未段收煞直是結盡通章。○精義尹氏曰異端邪說眩惑時君各欲售其說者豈有既哉孟子力闢許行之言歸之正道可謂盡善矣雖然古之為異端者則亦自處於異端而巳至於後世則又有學孔孟之道而志於異端邪說者此道之所以益難明也亦時之不幸也夫或問尹氏之說當矣然亦必有所指非徒言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尙

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辟音璧又音關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

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說約墨子兼愛近於無父而夷之厚葬是其本心明處求

見卽以此。○說統夷之而冠以墨者別其初也語云夫惟不病是以病病可想孟子託疾意。○徐倣曰尙病則病固未愈而將愈也本動其再來請見之誠而以我且往見夷子不來反答之正所謂觀其誠否也。○四書通許行並耕之說是欲以其君下同於庶民墨子兼愛之說是欲以其親泛同於眾人皆非聖人之道孟子所以深闢之。○或問夷之請見者再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孟子雖以闢邪說為已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悟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親按其人交且競辨以屈吾道之尊也譬如蠻夷寇賊之害聖人固欲去之然豈肯被甲執兵而親與之角哉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

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

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

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

相正也按我且直之云我且盡言尚程子曰墨子生不歌

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莊子天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

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

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

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慶源輔氏

曰夷子雖師墨氏之教至於葬親之時天理自然發動有不得如其師之說者故不用其制而凡事從厚也此於人情固宜有之故孟子因舉此一事以詰之而不下文又舉喪

葬之說以發其意此正夷子之天理一點明處也○陸象山曰所賤事親句非直折語是故意激他若以厚道為是則學於墨者為何若以薄道為是則厚葬又為何所行與

所學相反必有箇緣故只要他自省這一點厚葬底念頭

○說統墨之教主於兼愛說箇兼愛則至親與路人總無分別故曰以薄為其道治喪弟其薄中之一節夷子葬其

親厚是他一點良知不妄滅處孟子却以所貴所賤顛倒詰他正欲發其良心而動以一本之恩使知兼愛之非耳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

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

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

敦復堂

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

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句蒲北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

援儒而入於墨以振孟子之非已慶源輔氏曰夷子蓋以儒者若保赤子是愛他

人子如愛我之赤子有似於墨子愛無差等之說故謂其欲引儒家入墨教中又曰愛無差等施

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新

陳氏曰之又曰墨氏兼愛之學愛其親與愛外人無差等之殊但施則自親始耳施由親始一句髣髴竊取儒家立

愛自親始之意是推墨氏而依附於儒家也條辨愛無

差等是墨子本末立教如此此一旬是根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是說你儒家立教素以為愛有

差等與我墨教不同而若保赤子之言則何嘗不有合於

我墨教又豈得盡知有差等之見此言何謂也是詰問儒

者之辭見儒家亦有解不來處若我則以為愛無差等自

當兼在所愛之中而但施由親始不妨稍從厚以漸次施

之又何嘗失吾愛無差等之教也是自已解釋之辭謂以

下二句解書皆所謂遁辭也語類施由親始一旬乃是夷

言者非也不知愛無差等一句已不是了他所謂施由親始便是把

愛無差等之心施之然把愛人之心推來愛親是甚道理

文集問愛無差等夷子既如此說便當一親疎合貴賤

方絲今却曰施由親始則是又將親疎對待而言豈非吾

倍於愛無差等之教耶。○按夷子之意只是為孟子言人其本教同護故孟子亦只就愛無差等上闕他之愛其兒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

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雙峯饒氏曰夷子引若保赤子來證愛無差等

孟子謂其差認了此句意彼有取爾也是說周書別有所取譬也下二句却解周書本意○稱言此言何謂也便要

將兼愛坐在儒者身上彼有取爾也見儒者斷然非兼愛語意緊相注射○蒙引言且無論愛已之子過於鄰之子

也視兄之子自是過於鄰之子則保民豈即同於保已之赤子親鄰之子不同於兄之子則保民豈即同於保已之赤子

大凡赤子入井非赤子之罪以其無知也夫凡小民犯法非小民之罪亦以其無知也故保民若保赤子看孟子以

赤子入井言之則非平安無事時而盡以民為無知之赤子亦非以民之疎如已之赤子之親也○以上正解書言

見儒者無愛無差等之事下方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正他愛無差等為二本之非

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四書通本云使

自然之理釋之蓋才謂之使使似涉於人為今日天使之則莫之為而為故人物之生萬有不齊無不一本而生者

若使之然莫非自然是之謂天夷子二本非天矣集註後節釋掩之誠是也以為若所當然正與此自然二字相應

蓋凡人事之所當然者即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本於天理之自然者也

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

或問天之生物子二本何也曰天之生物有血氣者本於父母無血氣者本於根莖皆出於一而無二者也惟其本出於一故其愛

亦主於一焉蓋一體而分血氣連屬眷戀之情自不能已固非他人之可比也自是之外則因其分之親疎遠近而

所以為愛者有差焉此儒者之道所以親親仁民以至於愛物而無不各得其所也今夷子之乃謂愛無差等則是不

愛物而無不各得其所也今夷子之乃謂愛無差等則是不

知此身之所從出而視其父母無以異於路人也雖其施之先後稍不悖於正理然於親而謂之施焉則亦不知愛之所由立矣是其二本而何哉而說者乃或謂其施由親始之言暗合吾儒之一本者愚以為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為是說者亦自不知一本所以為一本矣又有以愛有差等為一本者雖無大失而於文義有所未盡蓋謂其一本故愛有差等則可直以愛有差等為一本則不可也○語類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既是一本其愛有差等此所謂一本蓋親親仁民愛物具有本末也所謂二本身如何曰愛無差等何止二本蓋千萬本也退與彥忠論此彥忠云愛吾親又兼愛他人之親是二愛並立故曰二本○夷子以謂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似知所先後者其說如何曰人多疑其知所先後而不知此正是夷子錯處人之有愛本由親立推而及物自有等級今夷子先以為愛無差等而施之則由親始此夷子所以二本矣夷子但以此解厚葬其親之言而不知愛無差等之為一本也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

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

命而自覺其非也慶源輔氏曰書曰立愛惟親記曰立愛自親始蓋愛必始於愛親因事親以立

其愛所謂孝弟為仁之本也然後推以及民及物自有差等輕重此仁義所以相為用也夷子雖陷於墨教而其天理一點之明終有不可息滅者此蓋秉彝之心也故其先親後疎之際猶知所擇而不至於逆施故孟子之言得因所明而入之夷子亦得因其明而受之也○或問夷之既學於墨矣而必推其說以求合於儒者何也曰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故天下之勢正而順者常重而無待於外邪而逆者常輕而不得不資諸人此理勢之必然也且胡不以近世之佛學觀之乎夫吾所以拒彼至矣而彼未嘗不求自附於吾儒者也雖其陰陽離合有不可信要不如是則吾知其反側而無以自安也其理之悖說之窮於此亦可槩見惜乎世無孟子無能因其所明以誘之者是以卒於漂蕩而不反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

之狐狸食之蝨蚋姑嘍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

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藥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

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泚音內嘍楚怪反泚此禮反

力知反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說統上文一

章骨子本節仁孝二字是通章關鍵上世謂太古也上世事大都是泚茫揣

字俱以時事情委弃也壑山水所趨也西書脉上世之委

也禮制未起不曉如何殯殮沒奈何姑置諸此他日過之

非偶然經過分明既委後不忍忘復往過低徊即此便見

天性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

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

他人見之而然也若為他人豈有是泚哉中所謂一本者

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

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集解引述上古

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以形容之全重中心二字正寫

出。一本之真情自然流露有非二本所得而察者註着在

他人數句反覆也藁土籠也裡土輦也於是歸而掩覆其

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賽合註非為人泚此一本

此一本之事速盡於外使非一本則乍見之。初胡為有是泚既見之後胡為有是掩耶。○條辨自其類有泚至而掩之。都見出於自然之不容已下掩之誠是也。二句見惟其出於自然而不容已是以有所當然而不可易。此掩

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掩之誠是也也字掩下言掩之誠是所

以薄為道而厚葬之中又自有許多儀文制度而文與情使其相稱皆孝子仁人之所不容已矣。○慶源輔氏曰此又孟

世言則孝子仁人推開就後世言。○慶源輔氏曰此又孟子畧其遁詞而專以其良心之發有不吝已處深明夫惟一

本故於親之喪哀痛迫切非他人之所得同者而因以見先王所制葬理之禮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者固皆自然之理而墨子二本薄葬之說為杜撰妄作而不可行也。○雙峯饒氏曰厚葬其親發於其心之不能自己這便是夷子求見孟子之萌芽。孟子就舉上世不葬其親之說亦見得發於不容已也。○上世不葬其親這一人於心有所不

安却掩之葬親之事自此始若以為掩得是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自有箇道理以此觀之則厚葬其親自有不容已者。葬其親厚則愛無差等之說不攻自破矣。○集

解墨氏以禮者忠信之薄而聖人之偽故孟子舉上世禮教未起之時人心本然之仁孝以覺之見禮原非強作也通節就一本真切處疊疊形容歸到末二句上言外見得夷子之厚葬有不失為仁孝者正以感悟之也。○文集夷

之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者蓋因此節極言非為人泚之心有以切中其病耳。此是緊要處當着眼目。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閒曰命之矣。憮音武閒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閒者有頃之閒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語類之字夷子名若作虛字不成句法。○集

解夷子憮然句為閒句憮然如人在迷塗忽經點破倉皇悵盡失所據之意蓋是其本心有戚戚萌動處也為閒方言有昏暈初醒稍定始能言之態命之矣。教復堂

言不待面見即此已指示我多矣。一矣字有感傷不盡之神。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

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慶源輔氏曰：孟子因

夷之本心之明而入之有納約自牖之義。○西晉通夷子

之學墨非也。而葬其親厚此。一厚字猶是夷子行得是處

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夷子之。言非也。然此一如字猶是

夷子說得是處。所以可因其本心之明而教之也。○新安

陳氏曰：驗人性之本善於此章尤可見焉。○說統夷子無

然亦足驗良心之妙。一撥便轉非其積習所能終昧。○文

集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闕。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

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

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

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

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六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文會堂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

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小也。○王去聲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慶源輔氏曰：謂自局於小

大則以王，小則以霸。而言不枉尺也。直伸也。八尺曰尋。

見諸侯比小則以霸。又為小也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

伸者大也。精義伊川曰：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南軒張氏曰：謂屈已之事小致王霸之業大。

此自春秋以來風俗習於霸者計較功利之說而有是言
○新安陳氏曰孟子平生以不見諸侯自守故陳代以此為問○條辨枉尺直尋即上五句意且志曰且字非轉語辭見不但為我一人之私言且志亦如此說宜若可為矣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

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

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

左傳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旌不進公使執之辭曰臣不見及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避

之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

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

美虞人之言類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刀鋸在前而

活句須向這裏參取若果識得此意辨得此心則無入而

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輯語在溝壑

喪其元志士勇士不必定設此境定立此見只是所守堅

厲耳聖人所取在志節不在輕生歎美虞人與司馬遷傳

刺客游俠意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

天懸地隔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

見之意南軒張氏曰虞人守官義不敢往義有重於死故

也使一有畏死之心應非其招則見利忘義矣自常情觀之必重一死而以非其招為細事不知義之所在

事無巨細苟愛一身之死而棄天命之正則凡可以避死者無不為而弑父與君之賊由生也充虞人之心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之心也人紀之所由立也是以夫子取之○述朱引虞人一段只跌重不待其招而往一句主於義而言也○不待其招是全無聘幣之加與非其招之失

孟子卷之六 滕文下 二 敬復堂

又遠以此明不見諸侯之故已盡下乃就枉尺直尋之非而正之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

可為與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

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

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精義尹氏曰有枉尺而

枉尋而直尺矣按此二語最簡蓋又曰趨利而不憚於枉

安能直人而正國家哉按此二語乃結句中意○慶源輔

氏曰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務始猶有枉小直大之

辨浸浸不已其終并大小皆不復計不至滅天理壞人紀

不止也孟子所以極其流而言之○梁無知曰此節提出

一利字便是孟子勸破世情語君子論義不論利所以道

不可枉若既不論直枉亦將不論尋尺而肆然無所不為

難道計利至此便枉尋直尺亦可為不成蓋甚言必不可

為也彼窮其流弊之說殊非正論按此較輔氏說實為員

警○說統枉尋直尺亦就其言疾之耳不可認真亦可為

與此是反詰語是計其不義而不可為非計其不利而不

可為也○愚按甚言其不可言枉尋直尺之不可乃正見

得枉尺直尋之不可看似放下層實則收緊一步看下

又引王良事言此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越顯得時

解呆看亦可為與大非當日語意○首節陳代言宜若可

為也此節亦可為與末節雖若丘陵弗為也三處前後照

應而此節為其轉關語極嚴厲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

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王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

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

孟子集注卷之六 滕文下

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

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

請辭乘去聲疆上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備考王良簡子御簡子伐鄭良自矜

其功曰兩剗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功也嬖奚簡子倖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

之再乘也策解請復非要辭幾工之各只欲自見其長以明守法蒙誦之意疆而後可嬖

奚不肯疆之而後肯也蒙引疆者王良可者嬖奚也一朝自晨至食時

也掌專主也謂王良想是使人謂之觀下文自非面語吾為之四句正見不可意範法度也

範字是活字言我為之譯以我馳驅之正法也詭遇不正止而與禽遇也設機取捷不循地道

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語類射者

御者都合法度方中嬖奚不能正射王良以詭遇就之故

良不貴之因言射亦有法一學射時便要合其法度某舊

學琴且亂彈謂待會了且依法原來不然其後遂學不得

知學問安可不謹厥始○詭遇是做人不當做底行險是

做人不敢做底○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

功詭遇而獲禽耳遲朱以彼証此正可互觀○集解馳驅

自有法度我但循其法度故曰範我馳驅詭遇便是廢其

法度了蓋禽獸之不皆當中也或左或右在射者左右顧

盼迎而射之奚假是當頭者方能射左右皆不能射於是

舍御者之正法而驅車左右以迎之彼方就着射去而有

獲詩小雅車攻之篇宣王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其六章曰四黃既駕兩騶不倚不失其馳舍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

矢如破不失其馳謂御之者以其度也舍矢如力今嬖奚不能也破謂射者以其度而中節也引詩要見

教復堂

射御相成雙奚不能意二句相連說重下貫習也謂之小人者彼

句看註中而字及今雙奚不能也句可見射無舍矢如破之能并使御者失馳驅之法非小人而何

與小人乘則必詭遇詭遇非君子所為故曰我不貫辭掌乘之命正以守馳驅之範也○按引王良事意只在貫

與小人乘為下文若與之此立案至其請復之舉詭遇之為皆是開文不必精手○雙峯饒氏曰前引虞大明不可

枉見之意言其能守義後引王良明不可枉尺直尋之意言其能不忘義以殉利○此卽是序述體案而不斷文

意直到如枉道而從彼何也方佳須留下御者三句地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

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此必二反

比阿黨也就上文不貫與小若丘陵言多也獲十而極言

之○兩軒張氏曰事無巨細莫不有義利之兩端存焉此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學者要當立此志而後可以

守身○愚按弗為也三字詞氣凜然對針陳代宜若可為直與他一刀截斷越見得中間亦可為與自是反詰語此

為文章關鍵不可草草看過○精言前言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是虞人之不若此言如枉道而從彼何也是御者

之不若何哉何也俱是收繳上文意總見無一而可○存疑自昔者趙簡子至如枉道而從彼何也是言枉尺而直

尋君子之所不為且子過矣下不再進一層言枉尺亦必無直尋之理按此又與陳代打開後壁說弗為意方盡○

語類援天下以道若枉已便已枉道則是已失援天下之具矣更說甚事自家身既已壞了如何直人○徐徽弦曰

枉已未有能直人言非但枉尺直尋亦非但枉尋直尺其勢必至徒枉而無所直蓋枉者原無直之理也夫枉已即

能直人於義理尚且不可况枉已必不能直人其不當往見益明矣○新安陳氏曰揚雄謂孔子見陽貨為誦身以

信道靈山謂雄非知孔子者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誦矣而可以言道吾未之信也嘗即此意以讀孟子此章竊謂

陳代以不見諸侯為小節殊不知自君子觀之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枉已從人失身莫大焉不可以為所屈者小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考卷六 滕文下 敦復堂

枉已即是枉道。枉道決不能行道。所關之大如此。而可視為小節乎。戒枉尋直尺而狗利。過人欲也。守義而不枉道。存天理也不見諸侯。凡三章。此章一也。此篇第七章公孫丑曰。不見諸侯何義。二也。萬章下篇第七章萬章曰。政問不見諸侯何義。○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三也。宜參觀之。

社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

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

而死也。使不卹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

孟豈不欲道之行哉。精義或又曰。以術行道而心正如何。楊氏曰。謂之君子。豈有心不正者當

論其所行之是否耳。且以術行道未免。枉已與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
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

故諸侯懼也。新安陳氏曰。二人皆破六國之從。以為衡者。熄如火之熄滅。以兵猶火故也。○彖引通鑑

所謂犀首者。卽衍也。犀首魏官名。衍嘗為此官。又秦惠王使犀首救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徐游按。史記犀首

嘗佩五國之相印。為從長。張儀亦多持兩端。其後卒敗從約。然亦不必盡專。主連橫大約二人同時。而不相能俱善

遊說之術。○一怒則兵連安。居則難解。並不論道理如何。只以口舌亂人家國。○諸侯懼天下熄。皆係於一怒安居

此景春但在氣徵上說也。至其所以能使之然者。景春固不知。孟子下文拈出一順字來。而二子之底裏盡見矣。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

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

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

加冠於首曰冠冠義古者冠禮蓋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故冠於昨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

有成也已冠而字有成人之道也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

夫子夫也引禮至無違夫子止未二句乃孟子之言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

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

夫之事也集解開口是焉得為大丈夫乎一語喝破下節未句方與此應此節只以妾婦反對丈夫不違

及大字之意蓋以女子比儀衍見丈夫且不是况大丈夫

乎引禮雖兼丈夫女子意則在女子之嫁一截丈夫二句

只帶來引起話頭不即對大丈夫言也父命之必有命辭

本文不引意重女子敬戒無違起下以順為正耳以順為

正妾婦之道妾婦以此為正則丈夫之不以此為正可知

○我敬戒無違是妾婦之以順為其道也阿諛苟容則儀

容如何能竊取權勢使得諸侯懼懼他國懼也本國諸侯

他却着阿諛苟容始得○雙峯饒氏曰儀衍雖使得諸侯

懼不過順其欲耳諸侯志在土地二人從而投其所好說

之征伐以得土地不過妾婦之事耳丈夫且有所不為况

大丈夫乎○說統戰國遊說成風當時天下之勢上不在

天子下不在方伯全倒歸縱橫兩途之士故景春詭之其

賈皆是陰陽捭闔窺伺人主之意旨而為之故孟子鄙之

此之謂大丈夫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

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精義伊川曰廣居正位大

道一也所居者廣所位者

正所行者大天下至中至大之所。語類大槩只是無些

子偏曲且如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這便

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不

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守禮及推而見於事

更無些子不合於義這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論

上兩句則居廣居是體立正位是用論下兩句則立正位

是體行大道是用要知能居天下之廣居自然能立天下

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居者心之所存廣居無私意也

才有私意則一分為二分為四分八只見分小着

立者身之所處正位者當為此官則為此官當在此則在

此行者事之所由大道者非偏旁之徑荆棘之場人生只

是此三事。廣居是廓然大公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

人何廣如之。正位是所立處都無差過大道是事事做得

合宜居字是就心上說立字是就身上說行字是就施為

上說。莊氏曰道一而已自其心之所存萬物一體而無

形骸畛域之限也則命之曰廣居自其身之所存規矩是

循而無從倚遷就之意也則命之曰正位自其用之所行

蕩蕩平平而無旁趨曲竇之行也則命之曰大道。獨言

三天下非天下同得之謂乃此居極天下之至廣而不狹

此位極天下之至正而不偏此道極天下之至大而不小

也故蒙引謂廣居正位大道皆是第一等底居之立之行之直到至極處

與民由之推其所得

於人也。由謂與民共由此仁禮義也所得亦即此三

者。得志志字從廣居正位大道發出來。獨行

其道守其所得於已也。道即仁禮義之道達則兼善天下

窮則獨善其身總不離此三者。獨行

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繁疏富貴則求得

心貧賤則居約處困故易至變其節過威武又易至隕獲

震懼故多挫懾其志氣。說統此又從得志不得志揚出

三箇大關頭經此煅煉方是居之立之行之底實證正與

以順為正相照應。或問大丈夫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曰

廓然大公心不狹隘則所居者真天下之廣居矣履繩蹈

矩身不苟安則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矣秉彜循理事不

敦復堂

苟從則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與民由之則出而推此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則退而樂此於已也如是則富貴豈能誘而淫其心貧賤豈能撓而移其志威武豈能脅而屈其節哉此其下視儀衛之以睢盱側媚得志於一時真可謂妾婦之為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彼而在此也決矣然此數言者皆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主而此三言者又以廣居為主也南軒張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與天地萬物本無有間惟其私意自為町畦而失其廣居則遷奪流蕩亦無以立於正位而行其大道矣與民由之與共由乎此也雖不得志此道未嘗不由於已也不能淫不能淫此不能移不能屈不能移此屈此也此者何也廣居正位大道是也蓋得乎已而外物舉不足以貳之也所謂大丈夫者蓋如此按此之謂三字是鄭重之辭與上是焉得三字相呼應。四書通集註於三句雖平訓朱子廣居一句極重仁者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如廣居之內何所不容其所立所行從可知矣愚按理固如是然本文只是三平。蒙引此惟孟子能之儀行所為件件反此蓋居廣居必能以天下為度而不忍禍諸侯害蒼

生以就其一已之私計立正位必能以道自重不肯致身於污賤之地而盜弄人主之權勢行大道必能動與義俱而彼裨闔縱橫之事又皆不屑為矣。語類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惟集義養氣方到此地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着他便能如此又曰浩然之氣須是養居廣居以下是既有浩然之氣。○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方能如此。○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文集觀孟子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次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存疑孟子此章是以平生所得者見之言看他何等氣魄何等力量泰山巖巖氣象於此可見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

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傳直戀反質與贊同下同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

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

雉也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摯之

為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亦作贊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為之飾皮虎豹之皮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雁取其候

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出疆載之者將以見

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或問君子之必仕何也曰內則父

學先王之道必得君而事之然後有以行其道而及於人使其君為堯舜之君其民為堯舜之民是君子之所願欲

也退而窮處蓋不得已而然耳○說統周霄本是諷其難仕底主意而反以探其欲仕作話頭謂世有本不欲仕者

斯亦無怪其然惟意本欲仕而又難於仕便令人不可解此是發問本意○按發口問古之君子便隱然對今之君

子說意以孟子守不見諸侯之節當是以古道自處故設此問以探之○徐做茲曰皇皇如也連出疆必載質讀是

以未仕者言三月無君則弔以已仕而失位者言愚按兩分自可或者主先有位而後失位亦通在已則皇皇在人

則弔兩則字總見古人之必仕而急字意已辨○弔即慰問之意看後文與不敢以宴遊作兩層作憂戚說者非是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

條辨霄之問不重在無君則弔重在三月見得不祭亦即在三月上着解○按周霄承孟子之言隨提出

一急字便隱為後文難字作勢此兩字是一章眼目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

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

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

不敢以宴亦不足引乎盛音成繅素刀反皿音承反

禮曰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

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記祭義昔者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

紘躬秉耒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祀天地山

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周

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供粢盛

王以孟春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

人終千畝籍之為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耘終終之

粢盛祭祀所用穀也案稷也穀以稷為長在器曰盛○穀

梁傳桓公十四年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

服甸粟而內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甸甸師掌田之官

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春之使世婦蠶於公桑蠶室奉繭以

示於君遂獻於夫人夫人副禕受之繅三盆手遂布於三

宮世婦使繅以為黼黻文章周禮考工記青與赤謂之交亦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而服以祀先王先公記祭義古者天子五采備謂之繅

室近川而為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人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緣之至也○吳氏程曰副編髮為之所以覆首為飾禕與蠶同刻繒為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也○副禕皆祭服○蒙

引蠶本是世婦繭成然後獻夫人繅今云夫人蠶繅者蠶亦夫人主之也且曰使世婦使者誰使之夫人治內事也

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記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

稷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蒙引禮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薦者不得以兼祭黍稷曰

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血所以覆器者說統諸侯耕助四句

是禮文出記祭義下四句是孟子解禮惟士無田二句是禮文出記王制下又是孟子解禮○慶源輔氏曰此先王之制必如是然後能自盡其心至於不得奉祭祀則已心

不敢以自安而人亦以為弔焉古人之重祭祀也如此按輔氏原本不敢以妄以神言似與本文上下句意未融故

借易已心二字○雙峯饒氏曰三月無君則弔恐是為士先有位後失位者言之尋常有祭一旦失位而不得祭一

年有四時之祭若失位三月便廢一祭故為可弔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也古人重祭祀故如此不然則如何

三月無君便弔○蒙引不敢以復亦不足弔乎兩句只帶

惟士無田一段蓋主意在答三月無君則弔也○徐辨士

之失位既簡諸侯之失國家故下先引禮言諸侯有國家之祭而釋以無國家者之不敢祭然後引禮之士無田者

之不祭而釋以無位不祭者之所以足弔也諸侯曰是容士自是主○論君子仕之本意不單為祭而失位三月之

有缺於祭孟子乃特因其無君則弔之問而推論之非無故言君子之仕只為要祭

而不祭則急於求仕也

出疆必載贄何也

周霄問也集解此問重出疆二字出疆與三月對看見得才一出疆耳便必然載贄勢有不能待三月之

久者隱然見已挾一見諸侯之具而猶不肯往見諸侯此其所以必載贄者何為言下似蓋疑其急正言外越無解

於其難乃着着用倒跌法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為

上聲舍

集解以耕例仕見各有所主也農出疆則已失耕土出疆則已失仕然農出疆仍即要耕土由疆仍即要仕下句只就耕上見耒耜之不容舍而出疆必載質意自明○按農以耕為業即以耕為心業在是故隨所之而不容弃心在是故一舉足而不能忘而士之以仕為業以仕為心亦猶是此其出疆必載質以視人失之三月而後皇皇其情更有甚焉者周霄聞之故以為如此其急而後乃得發其難仕之風也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

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為去聲如音酌隙去

道反音去聲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

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

也說統難仕指不見諸侯說此止是周霄發問本意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妁

亦媒也說文媒引合也妁酌也斟酌二氏以成配合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

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

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謂義尹氏曰進不以義未其有能行其道者也故君子雖之不以其道

也然而必也守道以待時可進而後進若謂仕為急而不

五之集註本義卷之二 滕文下 三 教復堂

由其道以求之則與見女子之鑽穴隙者何異○慶源輔氏曰周霄亦頗有策士之風但孟子據道之極不為其所動直述其義理以告之而已○男女之願有室家者此正理也鑽穴踰牆則父母國人皆賤之仕者不循天理之正不俟人君之招屈已徇利枉道事君直與兒女相窺相從者無異故君子之於仕未嘗潔身以亂倫而長往不顧亦未嘗徇利忘義而屈道以信身也○說統通節只重又惡不由其道一句道字正與穴牆相照所以發士人羞惡之心○男女室家本昂父母心一夫身則為父母國人所輕賤仕以行義本是名教事一不由道則為萬世名教所不容至於成功業不成功業又置別論○援周霄本欲諷孟子之難仕却轉從急仕重重跌入意謂孟子已入其彀中却被孟子提出一道字便將他說難說急種種俗賜都一齊壓倒益離了道看急與難便割成兩橛告以道作主則難中有急急中有難自並行而不相悖此孟子歷聘諸邦而終守不見之節信非霄輩所能知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

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

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總反簞音丹食音嗣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新安陳氏曰孟子歷聘徒御衆多食於諸國故更以爲泰陋矣

○馮少墟曰從者是弟子後車即是弟子之車蓋孟子爲賓師講學列國有數百人從之非馳騁以行儀從如此其盛也傳食如宋薛餽金季仕儲子以幣交之類非乘傳以行廩給有一定之數也泰訓侈以過分言○條辨不以泰乎便照無功說孟子如其道云云亦便照有功說但俱未露其意按道字當理字看言只論理當受不當受尚未及有功無功○子以爲泰乎是以泰傳食之心推之必以舜爲泰矣不必又我以傳食爲泰意○孺義尹氏曰志聖賢之志行聖賢之道而享聖賢之泰士之所無也非其道則何可以受如其道則何足爲泰而世之人以利害貴賤之心度之何足以知聖賢也哉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條說無事即無功故註以無功釋之此事字貼定諸侯說見傳食於諸侯而無一事存功於諸侯故食人之食為不可按功字在下尚宜渾

下尚宜渾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

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

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

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羨延而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正解如男耕女織是其有功於衣食是

功通功者不執定此重然後享此功但彼羨餘也有餘言此互相準而交相濟也

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按此皆不通功所致積於無用甚言功之不可以不通也子如

通之則豈惟粟布之相易而已哉故下復推其說於梓匠輪輿○精言子不通功易事與子如通之是一擗一闔之詞言除非不通功易事則農女各不相易雖不食土可也

若果通之凡人皆得食於子而獨不食有功之士何哉此空中振蕩文法更但不欲食土耳非真不許天

下人通功易事也子不通功何莫作實話說

木工也輪人與人車工也趙氏曰梓匠成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

輪以運行輿人作車與以利載○說統於此有人焉一年極重蓋吾道當昌明之時即繩尺步不見所係之重今

異端蜂起邪說橫流此乾坤何等時於此乃有人焉起而擔當世道其功之大為何如○守字待字俱要理會揚墨

佛騰仁義充塞有攻而後有守也天下不歸揚則歸墨當世之學者不足恃而後待後之學者此便是繼往開來孟

子實皆自任。○先王之道不外仁義守與待即在入孝由弟上見。○按事親從兄固是仁義之實然先王之道所該者廣孝弟乃其大端耳如云為仁義便自可以該之。○說箇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是何等大功豈僅區區可以得食姑就通功易事常理言舉斯世之所不足而士以有餘補之則亦通易之大者而更以傳食為泰由更之見是此人直不得食於子也而一落千丈末二句便隨手而起得食於子。○是子尊梓匠輪輿也。○不得食於子。○是子輕為仁義者也。○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怪而謂之總因更創傳食為泰之說故通節連下五子字從他自已身上重重盤駁都是空中虛設議論非謂更果有權能如此能不如此也。○須善會。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

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

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

之集解更初謂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是主於食功矣見孟子說出一段有功處彼却逃之於食志意蓋以孟子斷不可說士志在食也殊不知士固無求食之志而人不可不食士之功。○翼註子何以其志為哉三句指定君子說勿泛且子二句又就平日泛論以詰之。○或問孟子之論食志食功之別何也曰食志而不食功則正士日遠而苟賤不廉之人至食功而不審其大小之分則梓匠輪輿得以加諸為仁義者上矣。○南軒張氏曰君子之志固不在食而為國者知其有功則當食之夫王者之祿夫人為有以賴其用而可祿耳豈必以其志之欲而祿之哉如其志是率天下而利也。○條辨彭更始為無事而食之譏今復為志非求食之說兩相矛盾孟子所以設為食志乎食功乎之難蓋彼以為食功則不食仁義之功者謂何勢必要逃遁到食志上去下文方好擒獲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

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之食亦音嗣

塹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塹言無功而有害也說約毀瓦畫塹非謂以此

去求食言毀瓦畫塹者之志亦在於求食則既曰食功則

將何以處之蓋甚其詞以見志之不可狃也集

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解

當持溺於功利之習而不知聖賢之有用見孟子所至稍

見尊禮養其從者則疑其素而孟子姑明其非秦及言士

無事而食則亦姑與明賢者之有功而巳究竟當時之君

雖能養之而不能用之論食論功不過因問而答耳夫食

功天下之通義而彭更逃其說於食志然既曰食志而又

不食毀瓦畫塹之志使果食功而安得遺繼往開來之功

二節反覆辨難明於梓匠輪輿而不明於為仁義者非尊

彼輕此而何亦可悲矣此章與王子墊問士何事公孫丑

問不素餐分章當參看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

何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

天下疑即此時也史記宋世家偃立為君十一年自立為

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懸而射之命曰

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

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四十七年齊

潛王與燕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翼註宋

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似是奮發有為欲削平禍亂混

一區宇之意故曰將行王政只淺淺在用兵上說按削平

禍亂混一區宇似亦是王政中事萬章疑焉而舉以為問

亦只渾渾說不必竟主用兵且曰將行萬章亦未曾說煞

故孟子未節直以不行坐之此正兩下針鋒相對處

孟子集註本義卷之六 滕文下

七

敦復堂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遺唯李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眾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

輯註王者只為義所以但望人好霸者只為利所以但望人不好

者之於天下每遲遲而後得之霸者亦遲遲而後取之然玉者之遲遲者與人之悔也霸者之遲遲者益人之疾也後世人心與三代懸絕只是這些子○吳因之曰葛伯率其民下全要見童子以無罪見殺引葛伯仇餉正為匹夫匹婦張本非僅證其有是事也○條辨孟子為要說湯之征葛有奚為後我之望後來無罰之喜因先將湯之憐葛仁葛曲意從葛處皆寫得痛切方見仁君有胞與天下之心乃有無敵天下之畧而宋以暴虐之師欲興霸業自必有亡之道矣○葛之無道豈止不祀一端而不祀乃其大者得罪於湯亦豈止殺童子一端而殺童子乃其甚者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

匹婦復讎也為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或問湯為童子

復仇而四海之內皆知其非富天下何也曰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表裏洞達故一有所為則天下信之如兩賜寒暑

之無不感而無不通也然書所謂葛伯仇餉者非孟子之言則人孰知其曲折之如此哉○條辨暴虐及於童子且及於饋餉之童子則不道已極故雖非單為殺童子而征而其與師之名實自此始○按為匹夫匹婦復讎據本文只應說童子之父母然當是時舉一葛伯而天下之為伯者尚多舉一童子而天下之無辜見殺者不少故為匹夫匹婦復讎乃概天下而言方與上文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及下文文民望民悅相應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趙氏惠曰所征十一國按詩商頌韋顧既伐昆

吾夏桀韋不韋也顧國也昆吾氏也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據此則曰葛曰韋曰顧曰昆吾曰夏桀又尚書云餘已見前篇新安陳氏曰此遂伐三腹凡六伐餘無可考餘已見前篇湯行王政而王之事也○吳因之曰此與多謀章詞同而意少異彼重為政於天下此重望以為君各有所指也○輯語征葛與伐夏兩不相蒙如文王伐密崇豈為誅紂哉有謂欲伐夏而以葛為端則不特伐夏為大逆而征葛亦陰謀不道矣○條辨湯固非先有伐夏之心而後伐葛以為之端然桀之惡致民有時日曷喪之怨則其勢已不可緩而天下之暴虐不道如葛者又有韋顧昆吾之類湯既征葛斷無中止之理而時至事起聖人亦何得而辭之哉觀其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倘有一國之無道不誅一國之民不弔聖人之心何以克安而仁之所被反有及有不及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立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

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立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

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嗣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時

與今書文不類說約孟子引書亦只順口取大意或兼已

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

者如奄與五十國之類著其荼毒匪與篚同立黃幣也紹

繼也猶言事也蒙引紹何以爲事蓋向日事商則繼事周矣言其士女以匪盛

立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

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

也臣附歸服也淺說其士女皆篚厥立黃以迎武王之師

休也於是皆臣附於大邑周焉說統匪厥立黃三句狀

民情之悅紹我周王係士女之言我親之之詞大邑周尊

之之詞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

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

暴虐耳條辨而已矣者言只是取殘民者誅之此外更無

註中不為暴虐四字正而已矣二字言外意推原君子小

人所以來迎之故也集解通節作一順一逆看有攸不

為臣五句從緩厥士女說到士女來迎是順舉書詞見征

緩不兩時不是既征後緩如後世還定安輯之說其征處

卽是其緩處便可想見取殘救民之心共君子以下乃是

見武王能得民由於能救民也此正與上有攸不為臣三

句同環相應不為臣者卽殘民之人取殘正以救民卽東

征以綏士女也總以見王政之得民為未節欲以為君立案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

細民也翼註其君子是商之民以迎其君子是周之將帥其小人是商之民以迎其小人是周之卒徒

太誓曰我武惟揚後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

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

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新安陳氏曰此武王行王政而王之事也

○說統引太誓只重則取于殘一句所以證取其殘之說也○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為心非有私於已者武

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于湯為有光也哉○條辨于湯有光見武王鷹揚

者定之功較湯更為光顯乃史臣稱贊之辭故此與前說實可相通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

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說統不行王政云爾是直

斥之辭齊楚雖大句正是抹殺他小字○谷訂宋不行王政只在不為百姓上見得中間引湯曰為匹夫匹婦復讎

日誅其君弔其民引武曰綏厥士女曰救民水火而宋則但知爭地爭城而已以是知其實不能行王政也○精言

苟行王政承不行王政作轉語亦即指宋說非就湯武事而泛論也下有齊楚雖大句可見此虛設之辭說煞不得

然必謂孟子不望○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宋行王政亦非

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倘何疆國之足畏

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南軒張氏曰萬

章之問意者宋之君臣見孟子談王政而以為迂濶遲久之事懼王政之利未見而齊楚之禍立至故以為疑是未可知王政之所以為王政者也故孟子引湯武之事以告之可見人君果行王政天下方將傾慕愛戴而恨其征伐之不早又何強大之足畏哉嗟乎後之人君其無以王政為迂濶而不務其無以敵人之強大為可畏深味孟氏之言以究湯武之心則其綱領可知矣○問趙氏註脩德無小暴慢無彊冕補之曰脩德無小能脩德則小可大暴慢無彊遇脩德則彊必弱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與平聲 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傅教也咻謹也齊齊語也

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集解首句虛提

起正體貼他薦居州意思說來說箇欲王之善便見王未必即善說箇子欲王之善便見王所諸臣未必欲王之善下將學語借喻要意全在一字眾字上莊嶽是箇齊語之區正照眾字說即所謂長幼卑尊無非善士也數年見善類多而涵育久久意只在多內若只一薛居州且不能多矣遑問其久求齊不得便舍下誰與為不善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

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聲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眾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精義

曰君子寡而小人眾未有能立者也而欲有益於其君難矣哉是以人君用賢必察之審而用之眾不然則是使孔

顏盜跖相聞於前孔顏之不勝盜跖無可疑矣可不慎與

○慶源輔氏曰古之大臣欲正其君者豈特取辦於一人而已哉必也兼收並蓄旁求廣取使忠賢之士畢集於朝

在君之前後左右無非正人端士然後可以薰陶漸染以變化其氣質成就其德性是豈獨欲趨事赴功而已哉○

吳因之曰味一謂字可見居州之善不勝實知之味一使字又可見居州之進不勝實引之而王所非莊嶽長幼卑

尊不必皆齊人與王為不善者常多與王為善者常少此一齊之傳所以難勝眾楚之咻也引而置之責在不勝而

已○莊忠甫曰欲輔王於善者必先使王無為不善欲使王無為不善者必使王無與為不善故將明揚側陋者先

宜肅清君側若用姑息調停而使忠佞同朝賢奸共柄其究也小人日親君子日疎疎不勝親則善不勝惡而君卒

為蟲惑而已此一傳眾咻之說也仰不勝之身且未知所以自立如薛居州何哉又如宋王何哉○南軒張氏曰人

君莫重於所與處蓋上智賢明之君小人自不可得而適其所與處者固無非天下之賢也若天資降於此不幸而

小人在旁薰染積習而與之胥變者多矣是以善論治者必本於人君之身而善救正其君者必欲多引善類與之

共處蓋望其薰陶漸染有以變革之也雖然君子難親而小人易狎不幸眾君子之間而置一小人則或足以敗類

使一君子而遇眾小人則且將不能以自立况敢望有益於王身乎愚讀一薛居州獨如

宋王何之語未嘗不太息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語類問

言孟子不見諸侯何故千里來見梁惠王曰以史記考之此是梁惠王招之而至其曰千里而來者亦是勞樹之辭

爾孟子出處必不錯了如平日在諸侯國內雖不為臣亦
 有時去見他若諸侯來召則便不去蓋孟子以賓師自處
 諸侯有謀則就之如孟子一日將見王王不合使人來道
 我本就見緣有疾不可以見王王亦須有說但見
 此語便不肯去時坐間有揚方縣丞者云弟子稱其師不
 見諸侯必是其師尋常如此其見梁惠王亦須有說但見
 人不肯便信他說話只信後人言語所以疑得孟子如
 此。孟子之時時君重士為士者不得不自重故必待明
 君致敬盡禮而後見自是當時做得箇規模如此定了如
 史記中列國之君擁篲先迎之類却非是當世輕士而孟
 子有意於矯之以自高也按此條似轉將
 孟子自重之義說鬆了當是未定之論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

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宮氏春秋段干木晉之駟儉也學於

之因是知段干木之賢過其間則式之其僕曰君何為式
 曰此非段干木之問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得不式
 文侯往見干木干木避之文侯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璜
 踞於堂而與之語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
 祿則上卿欲責吾禮無乃難乎說苑泄柳魯繆公時人
 公問子柳賢往見之子柳閉門不納或曰子以匹夫而在
 國君之駕何若是哉子柳曰吾聞君子道行則樂其志不
 行則樂其身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雖
 徒步以朝固猶為之不然是徒微國君之榮也文侯繆
 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
 也迫謂求見之切也條辨註蓋未為臣也句最當着眼為
 雖不為臣則有抱道之高雖自守其身而不為過已甚亦
 只是在不見中守之太嚴非不義之行也。迫斯可以見
 然不迫則不可以見意亦在言外。說統二子不可說壞
 他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孟子生二子後目擊君貴士

賤之成風又自負學問之大覺有不必如踰垣閉門之甚者故仰體當日情事而云然在二子要不得目之謂非義。語類至云看得孟子於辭受取舍進退去就莫非天理時中之妙無一毫人欲之私無一毫過不及之病如謂干木踰垣池柳閉門是皆已甚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辭曰聞戒餽騶可受則受之皆無一毫過不及無一毫私意曰道理固是恁地而今有此事到面前這道理又却那裏安頓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

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

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勑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按可見之節節字從上迫斯可以見生來

所謂聖人禮義之中正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

以已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

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

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精義

楊氏曰段于木踰垣而辟之池柳閉門而不內皆已甚也孔子不為已甚者故陽貨先不得不見然陽貨矚孔子之

亡而饋蒸豚孔子亦矚其亡而往拜之夫是之謂矚揚子謂誦身以信道非也慶源輔氏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

無禮雖小人秉彜不可殄貨既先來加禮於已則已惡得而不答之然貨之意則非誠矣故但往答其禮而不欲見

其人是亦不屑之教誨也天地之施與萬物者豈有差忒哉新安陳氏曰往答其禮禮也不欲見其人義也存

疑孔子矚亡往拜實未嘗見曰陽貨先豈得不見者雖然不見其名則欲見之也此處不重矚亡意只重在往見上

○述朱孔子不為已甚此處固只重答拜不重矚亡然本義只歸到不為已甚不見上惟迫斯可見不迫仍不見也陽

貨先豈得不見不先仍不見也若從不見說到見語意便
懸實從見看出不見語意才緊才與本旨合接人未節亦
融貫矣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

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業反

赧奴
簡反

脅肩竦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

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脅肩諂
笑欲得

權豪之心費多少精神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彊與之言

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于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

辭也未同而言不能無愧於神明獨覺處自赧赧然見於
辭色赧赧正是良心難昧然即此明知可恥而明自

蹈之有不可曉解者故曰非由所知此二項總是便辟

側媚強以求合之徒當時叩謁王侯者夫抵皆是此狀

爾軒張氏曰若不當往見而往見是苟賤孟子言由此二

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

往見之也慶源輔氏曰曾子重厚篤實故視小人側媚之
態如病于夏畦之人而深憐之子路剛勇果決

故以未同而言赧赧其色者為非已所知而深惡之二子

所守如此雖各因其資質然亦是學力所就也言心聲

也觀二子之言而知其所憐所惡者如此則二子所養決
不肯枉道以徇人者可知矣吳因之曰由是二字最有
意味當初在只直尋之人只為看得區區名義不甚緊要
即如色笑假人未同而言都是應世小節何害通融乃二
賢或比之夏畦或病其赧赧則是吾身有必不可毀之廉
隅世路有必不可由之徑實故曰君子所養可知已矣

孟子集注本度進卷之六 滕文下 教復堂

按所養言其平日涵養如立心光明持身正大謹守孔門家法視世間柱已求合之徒自不覺其惡之深痛之切也然本節語意却不重二子只重二子所譏之人之可恥觀總註自明

○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恥

輔氏曰與其污賤之可恥寧失於迫切而不洪干木泄柳猶為捐者也。按總註是撮大意說通章上下文勢相承總以印合古者不為臣不見答公孫丑何義之問。結尾要於所養正以深鄙汙賤之徒作通章歸宿。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

然後已何如去上聲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

也已止也孫毓芬明只是箇未能耳却以今茲二字作遮飾究竟未能二字下得寬落今茲二字下得寬

繫不善者解者以未能二字為今茲推諉則已將未能財在在茲上似今茲後猶有可能也善者解者以今茲二字為未能遮飾則另將今茲安在未能上惟未能故不覺回護今茲也回護今茲實是未能遂存無日不今茲者矣。○精言什一去關市之征此必盈之所嘗聞於孟子者故以今茲未能來遮飾不然盈之并無此一番周旋矣。○請輕之是未能轉灣以待來年是今茲退步總是老大不以孟子之言為然。○待字正與後文速字對照

孟子曰今有人曰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

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有疑孟子但欲辨駁人必先設事為喻然後及正意。○按

此以攘雞設喻直是隱隱詆他為盜為竊所謂嬉笑之怒甚於裂眚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說統通章

以非義二字作斷案而知字速字意俱重蓋因其明而激之以勇也○輯語孟子下如知二字謂盈之原不曾知也知什一去征之為義便應知不什一不去征之非義既非義如何可不速也漢武吾欲云云故是諛語耳○義利不兩立雖至義之事自計利者言之義亦為利盈之不能速已以利言也原未嘗知義義只是當下有箇是非便有箇可否斷決豈有半間不界依違瞻戀之義哉才如此便知其原在利上計較若知義便不利也須速已既決然速已自然有已中商量經濟隨已而其非萬全而後已也計萬全而後已終無已時矣○劉上玉曰不必說到來年未必已即來年果已其如眼前非義何按本文以速字破他待字是項門針○精義尹氏曰去害改過如救焚溺猶恐其遲也楊氏曰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事親之道甚善然又曰變輿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即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是以堯舜

望其君乎述朱貞觀六年三月上幸九成宮避暑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大女宮在城西制度卑小車駕獨為避暑之行是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涼處也溫清之禮臣竊有所未安且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然今行期已成不可復易願速示返期以解眾議按唐太宗本善納諫而馬周云云深中情理何患不入而復為遷就之說耶故楊氏引之以為知非義不速已之鑑○南軒張氏曰君子之遠不義也如惡臭其不敢通也如探湯其不敢須臾寧也如坐塗炭而其徙義也如饑渴之於飲食蓋見之之明而決之之勇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自拔而自新也士之持身於改過遷善之際而為盈之之說則將終身汨沒於過失之中人臣之謀國於革弊復古之事而為盈之之說則終陷於因循苟且之域故自脩身至於治國智仁勇之三德缺一不可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豈好

孟子集注卷之九 滕文下

辯哉予不得已也下同

語類問孟子豈好辯章先生令看大意曰此段最好看見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地有闕陋處得聖賢出來補得教周全補得周全後過得稍久又不免有闕處得聖賢出來補這見聖賢是甚力量直有闕闕乾坤之功○新安陳氏曰學者當深察孟子所以不得已之心下文詳之章末又中此二句以結之豈惟孟子凡聖賢出而任三才扶三綱皆不得已也○蒙引要知其所以不得已處韓子曰如古之無聖人之類滅久矣知此則知聖人之所以不得已處○說統公都子說孟子好辯病在一好字孟子說箇不得已便見得不是好天下之生二句是不得已之故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

之常也此常字只言是理之必至非常變之常○嚴菴程氏曰氣化在天者有盛有衰盛焉而治衰焉而亂

也事理在人者有得有失得焉而治失焉而亂也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如環無端此理之常固無足怪所貴乎聖賢之生斯世亦惟以理御氣庶幾反失而得一治一亂只是氣化人事反覆相尋於無窮或氣化有盛衰而人事之得失於是乎生或人事有得失而氣化之盛衰於是乎轉反覆相尋皆理之常也○存疑輔氏說堯之亂純是氣化孔子之治純是人事其餘氣化人事相兼愚謂氣化人事原不相離堯之洪水雖是氣化亦由前此人未備是未嘗無人事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息邪說雖是人事亦由天生大聖大賢以開萬世之治氣化實未嘗無蓋孔孟之生關係萬世又非可以一時論也○張侗初曰世界原是生生世界此點生意即當洪水夷狄時常留天地間有絕即生所以亂極之日便生一箇聖人出來挽回幹濟乃知亂非亂也正天所以界聖人治世之權也古今以來天下實是聖賢所造之天下聖賢若不擔當天

志生機絕矣故孔子栖栖皇皇孟子不得已而與世辯。輯語治亂是說主持幹旋事不是氣化上事雖主持幹旋也是氣化然聖賢不得已心事正便是天地不得已心事原不是兩件若泛說氣化則一治一亂自是常理不幾聖賢多事乎故治亂雖平列聖賢心事只有一治這一治都一亂與一陰一陽文法一例彼在迭運上看兩一字此在反覆相尋上看兩一字惟一治一亂反覆相尋是以撥亂反治必順有不得已之人在。條辨天下之生二句喫緊尤在一生字聖賢撥亂反治也只是欲天下之生。新安陳氏曰一治一亂乃此章綱領下文節節照應之

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

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洚音降又胡貢胡工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

倒流自下而上旁溢則左右四出也

○精言水無不下其道然也逆行則下流壅塞無所歸此是水不洽大頭腦下文掘地注海去其壅塞使之疏下而不至於逆行也汜濫因倒流而旁溢總在地上行而不由地中夫子謂禹治水先從低處下手若下面之水漸殺則上面之水漸淺方可下手故掘地注海而後水由地中行閭百詩云掘地注海所謂下面之水漸殺在所先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則所謂上面之水漸淺在所後數語最明了蓋江淮河漢皆海上流先從近海處導其委以泄水使有所歸然後江淮河漢次第就治由地中行矣下故水逆行是下流不治汜濫於中國是上流亦不治也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須春所定不得乎上而居也巢為窟則播遷無常也上下以也勢言隨處皆有不必水上流為上水下流為下也無所定固因水使然亦避龍蛇之害故下節遂書虞書大禹謨也天禹謨帝曰來禹洚水兼帶龍蛇說此舜美禹之辭洪水之災雖自堯時始既舉舜後舜即引為已責也按節首提當堯之時則此語即屬之堯亦可但敦復堂

須稍一斡旋或只領取
大意証明洪水自得
澤水澤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

之害天生者也聖人以爲警余全是畏天憫人心裏所
以挽回脩救之功萬不得已孔孟之懼正同此心源此

一亂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純由乎氣化也。四書通自

牽水自係乎氣化而曰警余未嘗不反而求諸人事所以

此一亂卽轉而爲一治也。輯語堯時一亂與後世人事

感召之亂不同。山川崩湖日月薄蝕以數求之皆有定

法常度然帝王說不得定法常度以轉移氣數天人感應

使之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

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旣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

而居之菹則魚反

掘地掘去壅塞也凡水本皆以海爲歸自洪水逆行積爲

得而理故禹惟先治下流開掘水道菹澤生草者也曰澤

因地制宜導之入海而水乃得所注菹澤生草者也

以見非舟楫往來之所也先是水逆行汜濫是處皆成澤

國蛇龍逼處亦不辨何地爲菹到得水旣注海蛇龍乃惟

菹可以藏身曰驅曰放雖此間自有施爲地中兩涯之閒

要亦以水退而蛇龍自舍此無所容耳

也集解水由地中二句是舉成功言重由地中不重行字

禹掘地是治下流之水先從近海處導其委以泄水使有

所歸江淮河漢皆海上流至此則上流之水次第盡治矣

蓋治水之次第先必自下而上後則自上而下不自下而

泄江淮河漢各露涯埃復爲之疏濬開導然後一水之原
委皆清方能安其常而若其性故又當自上而下考禹貢
一書先統叙禹治九州之大畧除首冀州王都而外則先
兗青徐揚而後及於荆豫而後及於梁雍所謂自下而上

也後分叙江淮河漢一水之始終則必先其原之所發次及於流之所經而後及於委之所會所謂自上而下也河是北條之水江淮漢是南條之水。上句是槩說水無不治四水乃至大難治者故特舉之以著安瀾之慶是也二字分明有按圖指掌暗險阻謂水之汜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河洛而思禹功意險阻二句足上文意以起下人得平土而居險阻既遠承掘地注海見中國絕無汜濫之區矣鳥獸害消承上驅蛇龍放菹見不獨蛇龍凡鳥獸皆不得逞其害矣人得平土而居與上節民無所定三句相應玩然後字見當日費許多精力方能至此不得已神情從可想見。季安溪曰掘地而行而為江淮河漢所謂滄海距川也驅蛇龍先除為水害者也由是交於中國之鳥獸皆與險阻俱消伯益所以繼禹而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也治水則先下而後上去害則先重而後輕按去害意亦須併入治水內故後文只言禹抑洪水此一治也。震源輔氏曰此一治氣化人事自是本節主腦。新安陳氏曰洪水

乃治世之一亂禹反其亂而治之此禹之不得已於有為者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

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

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

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

紂而又一大亂也集解此節層遞說下歸重末二句為下節周公相武王張本首二句是過脉暴

君代作五句一截壞宮室等總叙代作中事已包夏商言之邪說暴行下五句為一截一氣注下即屬紂時說矣暴行通上下君臣言必有邪說糊塗了義理然後暴行始興故先言邪說又作對上代作內包中間治時說園囿汙池

即上截所云加一多字。又加禽獸至是比前更甚了。兩又字相應。惟其又作所以又亂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氣化人事相符者也。自堯舜沒其間。夏太康至商武乙等暴君不一。難以類數。至紂而大敗極亂。無以復加矣。故直推至紂時言之。想夏桀之時亦未必有飛廉等惡人與夫虎豹犀象之害也。解語問除湯放桀一案而竟及武周何也。輔氏謂夏桀時未必有飛廉等云云。此說亦太泥。孟子約舉古今治亂之槩。不是定治亂之數止於此也。只將來變局各提其大者而言。堯舜時天地之變舉禹三代時放伐之變舉周公春秋時道統之變舉孔子則言紂而桀在其中。言武周而湯尹在其中。不可因文有詳畧而別生。濟武周抑湯尹之論亦不可謂商周固一樣為欲誇張武周故且置湯尹也。精言節首於堯舜既沒下特提聖人之道衰後又云世衰道微又云孔子之道不著又云問先聖之道屢提道字可見自古聖賢擔當世教維持宇宙止此一道上有善治則道行下有善學則道明自堯舜以至孔孟無二道也。本節聖人之道四字是其提綱學頭處。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

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奄平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纂疏奄在淮夷之北存疑

飛廉紂幸臣也飛廉善走以材力事紂武王伐紂并殺之

北不受詩人忠厚之至而其嫉惡也必如是而後快飛廉所以必驅之海隅而後戮之也五十國皆紂

黨虐民者也幸五十國是紂之黨三平春誅紂至滅國五

卞是除人害驅虎豹句以紂所參養言是除物害天下大

悅總承悅其無人物之害也。稟解節首提出周公相武王便是以周公作主分兩段看大悅以上叙其驅除之功書曰以下明其制作之功愚按兩截自是相承下截乃足

上截書周書君牙之篇君牙臣名穆王命為司徒此為誥命之辭我後人即穆王自謂也

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

壞也淺說周公相武王不特為民除害以得天下之悅而已想其民害掃除天下一統必有大制作以致天下

之大治也書曰丕顯哉文王創業之謨丕承哉武王制治

之烈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所以佑啓我後人者無一事不

出於正大亦無一事不致其周密也然則周公輔相之功

大矣當時太平之盛何如哉慶源輔氏曰正可為也無

缺為難無缺謂禮樂刑政四達不悖凡所以正德利用厚

生之具無一之不備防偽禁邪正慝之法無一之或墮然

後可以為無缺至戰國時則道墜於地而無復有存者矣

○集解本節並無文王事而引書言文謨之顯在書言自

是文武並重引來却重武王而實專重周公蓋武王有承

文之烈而周公則相武王以成其烈其必并言佑啓我後

人咸以正無缺者蓋定亂之功武王時事而制禮作樂法

度無不備舉則皆周公成武以成文者也觀後文兼夷狄

驅猛獸而百姓寧固只重除人物之害然百姓所以永寧

而得或其為一治之功者實係乎此故必并引此以終周

公相武此一治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氣化人事相參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

之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

曰世亂然但禽獸繁殖有以戕民之生而猶未至賊人之

性至此以後則遂至傷壞人倫將使人盡為禽獸之歸其

禍又慘矣世教衰而不振王道微而不明權謀詭詐反常

逆理之說興僭竊奸究悖倫亂經之行作弑君父即暴行

以道徵推其世衰道微是以邪說暴行又作必以此指周

室東遷以後者蓋周末東遷賞罰號令猶及於天下邪說暴行未至猖獗弑父弑君猶有所憚而不敢為惟東遷以後遂不可問而春秋之作所以託始於平王也。精言弑父弑君逆理反常於是為至兩有之何等深痛孔子安得不懼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悖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

要皆天子之事也新安倪氏曰書皋陶謨篇云天叙有典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

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書言天子治天下之事孔子作春秋其大旨正以明此治天下之事而為後世法也

者典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道也春秋中是是非非欲以明此而已禮即國家之典禮如祭祀征伐朝覲

會同等事是也春秋中有關於典禮之得失者則書之命德討罪是善惡功罪之所在當黜陟當賞罰一奉乎天命

天討而不敢私此四者是天子之事自古聖人以此治天下立人極到春秋時都壞了孔子作春秋以寓此法其大

義則孟子以一言盡之曰使亂臣賊子懼而已存疑春秋如何見得是天子之事如天王下勞晉侯則削而不書

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皆所以存君臣之分也可見其悖典也名宰阻歸賄以譏亂法書履緌逆女以

志變常所以定眾妾之分嚴大昏之禮可見其庸禮也召陵之師書次書來盟以序其績賊邢之役再叙三國之師

以美其善此是其命德也討罪意尤明白凡春秋所貶者皆是。集解奉行天道謂之天子天子二字原從作之君

師說來指有此位之道而言非凡有其位者之天子也凡有位之天子不能有其事者多矣權未嘗不在無其道也

春秋天子之事為其道在焉未嘗侵其權也。徐辨胡氏謂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寓字甚好不過春秋自明是非

之公而玉法自寓焉耳非代天子行王法也惟王法即寓於是非之中此亂賊所以懼也惟只明是非而王法自寓此道存而法即存而非假權以行法也註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乃就罪我者而言非孔子本如此也。愚按節首孔子懼三字是作春秋緣起上一句自貼定孔子說下乃就春秋一書畧作提筆明其為天子之事此固以道言然位字一面正亦不容抹蓋惇庸命討其事自屬之有位而兼有其道之天子當時位不在孔子而道在春秋善善惡惡固是欽崇天道而無所秘而帝王經世宰物之事悉該載其中是明以有位之事寓於無位之書故特降之曰天子之事正見聖人之不得已而為此故隨引知我罪我之言以深著其義講家謂專以道言愚竊謂道自作主宜兼貼位則下文知罪一齊攝起是故二字方可直接若專貼道則於義不全而承接亦難於融滄

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

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

吳氏

程曰以慮後世而知聖人者君子也故幸其存天理過人欲以託南面而罪聖人者小人也故戚其不得肆欲。存疑是故字要說有着落惟春秋為天子之事所以知之者以是罪之者亦以是知之者以其功也罪之者以其僭也知之者君子也罪之者小人也。紹聞編周子曰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知我罪我皆在於此知我者知聖人此心也罪我者則所謂其義則某竊取之者也聖人自以為竊取則不知而罪之者有矣聖人以人之罪我亦在是宜矣。駁語知我罪我二句聖人只以明其不得已之意耳孟子引此申明上文天子之事東萊呂氏云邪說暴行天下所同見聞而孔子獨懼何也手足瘋痺雖加笞錐頑然而不知痛無疾之人一毫傷其膚固已頓蹙慘怛中心達於面人皆瘋痺而孔子獨無疾是以懼也春秋成而亂賊懼猶倉佗和緩療以鍼石血氣流注復知痛癢也由此言之則是知孔子者恍然於孔子之所以懼而懼也罪孔子者罪之心即懼之心也盡天下之人無不懼則人

心正而邪慝不作此春秋之成所以為古今一大治也。○
湯霍林曰知者罪者雖不同而要皆有警於人心重在都
有所警上不重在罪我而未盡知也愚謂孔子作春秋以
人心有警便不敢為亂非一治而何

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純

乎人事者也雖氣化不應而不使孔子得位以撥亂而反

之正然討亂賊垂治法其功又大於禹周矣。○新安陳氏

曰孔子雖不能與治道於當時而能垂治法於後世蓋在

當時倫紀亂矣孔子欲反其亂而治之此孔子之不得已

於有言者也。○語類問孔子作春秋空言無補亂臣賊子

何緣便懼且何足為春秋之一治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

是存得箇治法使這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

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及孔子取而筆削

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說用某字使人知勸用

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言與義使人曉不得足以

褒貶榮辱人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者惡者了然

在目觀之者知所懲勸故亂臣賊子有所畏懼而不犯耳

近世說春秋者太巧皆失聖人之意又立為凡例加某字

其例為如何去某字其例為如何盡是胡說問孔子所書

詞嚴義簡若非三傳詳若事迹也曉筆削不得曰想得孔

子作書時事迹皆在門人弟子皆曉得聖人筆削之意三

家懼其久而民沒也始皆筆之於書流傳既久是以不無

訛謬然孔子已自血書在其中如云夫人姜氏會齊侯于
某公與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某公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
天人孫於齊此等顯然在目雖無傳亦可曉且如楚子侵
中國得齊桓公與之做頭抵攔遏住他使之不得侵齊桓
公死又得晉文公攔遏住如橫流汜濫硬做隄防不然中
國為淪沒必矣此等義何難曉問讀春秋之法曰無他法
只是據經所書之事迹攔之先以先王之遺某是某非某
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
折衷便見如看史記秦之所以失如何漢之所以得如何
楚漢交爭楚何以亡漢何以興其所以為是非得失成敗
盛衰者何故只將自家平日講明底道理去折衷看便見
看春秋亦如此只是聖人言語細密要人子細斟量考索
耳問胡文定春秋解如何曰說得太深蘇子由教人看左

傳不過只是看他事之本末而以義理折衷去取之耳。○
[輯語]王者政教號令刑賞不行於天下而有弒逆之亂孔
子作春秋其所取義皆王者政教號令刑賞之道使萬世
皆知亂賊之不可為故為一治若謂孔子毫無筆削褒貶
則仍是魯史之春秋與乘輿構柁何異又何足以見孔子
之作而為一治哉朱子曰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所謂直
書者即筆削褒貶也非於直書之外另有褒貶之說字字
有微辭與義也湛甘泉乃云若筆削之制之烏在其為魯史
之文哉吾則謂若無褒貶筆削烏在其為竊取之義哉孟
子引孔子知我罪我之言正為其取義皆天子之事也不
然何罪
之有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

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

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

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

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

相食橫為皆去聲
李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

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

絕是亦禽獸而已語類楊墨只是差了些子其末流遂至
於無父無君蓋楊氏見世間人營營於

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蕢接
輿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為則天下事誰教

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
故欲兼天下之人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或有一患難在君

親則當先救在他人則後救之若君親與他人不分先後
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便是無父此二者之所以為禽獸

也。按末流二字於本文語氣尚鬆。問墨氏兼愛何遽至於無父曰人也。只孝得一箇父母。那有七手八脚愛得許多。能養其父母無缺則已。難矣。想得他之所以養父母者。粗衣糲食。必不能堪。蓋他既欲兼愛。則其愛父母也。必疎其孝也。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墨子尚儉惡樂。所以說里說朝歌。墨子回車。想得是箇淡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輯語楊氏為我。其初指但知有利。即是無君。墨氏兼愛。其初指二本。即是無父。正為他本原處。無君無父。耳不是其道本善而立說。有病流弊為害也。按楊氏為我。便是無君。墨氏兼愛。便是無父。無父無君。便是禽獸。三是一字。都是就他本分勘定。○集解聖王不作。是諸侯放恣。處士橫議之由。而諸侯放恣。處士橫議。乃楊墨所以盈天下之緣起也。聖王有作。諸侯何敢放恣。諸侯不放恣。則處士何敢橫議。處士橫議。皆揣摩諸侯以行其私。有橫議而諸侯之放恣益甚。夫然後楊墨得傲然立說。而無所顧忌。通節以處士橫議句為綱。以為我兼愛為案。以無父無君為斷。以率獸食人二句為結局。○按處士應即主楊墨輩言。當日蘇張之徒。求富貴利達。朝秦暮楚。並算不得處士了。說

箇處士自是窮而在下。當聖道不明之時。倡為異說。以黃鼓天下。而楊墨其尤烈者。故於處士橫議。隨接楊墨之言。盈天下。而孟子所距而絕之者。亦即專主此輩而言。○說統楊墨之言。盈天下。此且就楊墨倡議說歸。歸墨方是天下靡然從之。○是禽獸也。截上斥公明儀之言。義見首

篇。引公明儀之言。是承上禽獸字。只借其率獸食人句。起下文意耳。儀原以肥肉肥馬。致民飢餓。為率獸食人。孟

子却以楊墨之無父無君。為獸食人。以無父無君。壞人之心。為

率獸食人。○語類問率獸食人。亦深其弊。而極言之。非真

有此事也。曰不然。即他之道。便能如此。楊氏自是箇退步

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合殺。使天下偃

偃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尚

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楊氏即老莊之道。少問百事。廢弛

遂啓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又如梁武

帝事佛。至於社稷丘墟。亦其驗也。如近世王介甫其學問。高妙出入於老佛之間。其政事欲與堯舜三代爭衡。然所用盡是小人。聚天下輕薄無賴小人。作一處。以至遺禍至

今他初問也何嘗有啓狄亂華率獸食人之意只是本原不正義理不明其終必至於此是耳充塞仁義

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說統不息則不著正見得彼此勝負間不容髮處邪說誣民二

句即是申解上二句意玩是字自明○精言始因孔子之道不明天下所以有楊墨繼因楊墨之道不息天下不知

有孔子彼盛則此衰權衡之勢然也○按仁義本民心所固有而楊墨以其邪說誣之楊氏義非其義不獨誣義并

以誣仁墨氏仁非其仁不獨誣仁并以誣義民但見邪說之充滿於前而固有之仁義盡為所窒塞而無由自達

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存疑無父無君

是指目前說不是流弊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方是流弊○集解率獸食人二句亦須作兩層看率獸食人謂楊墨倡

率禽獸之教以害人心也是眼前實禍即註所謂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也人將相食則以將來究竟言謂自

此人人之心皆壞而相戕相賊無有已時此則註所謂大亂將起也將字是決辭不是疑辭按此較存疑更明割

此又一亂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者也○西山真氏曰楊朱是一身之外截然不恤

故其迹似乎義墨翟於親疎之間無所不愛故其迹似乎仁民而愛物心無不溥而其施有序心無不溥則非為我

矣其施有序則非兼愛矣楊朱專於為我則昧乎理之一墨翟一於兼愛則昧乎分之殊若是而曰仁義乃所以賊

天仁義也○精言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仁義充塞之禍一至於是以不得不出來與他抵死辯說一番看三聖及

孟子不得已處須先將亂處看得十分痛切才知聖賢救

正苦心才見聖賢擔當作用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

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孟子集註本義通考

卷六 滕文下

敦復堂

為去聲復扶又反

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集解吾為此懼四字與孔

法之一有東遷之亂則孔子懼而作春秋有戰國之亂則

孟子懼而闢楊墨皆所謂不得已也此字緊接上率獸食

人人將相食正見大亂將起不得不懼通節以閑先聖之

道句為主距放尤所以陵其閑衛之防閑如衛守城邑不

使賊來侵害此內脩之功距放則聲罪致討使片甲不留

乃外攘之事楊墨指其人淫辭指其言淫辭即邪說以其

說之浩瀚放蕩故曰淫放即所以為距也邪說者不得作

緊頂上句言必放之使不得作而後已此句乃孟子毅然

自任之辭中流一柱或障鯨波是何功力確然下不得作

三字分明楊墨之徒亦因以不敢猖狂其說如折告子而

性惡之說窮闕許行而並耕之說絕所謂辭而闕之廓如

也○以上孟子自言其懼而以距楊墨為已任下乃推言

楊墨之害及政事以事所行政大體也事者政之目政者

見距放之不容緩

以必使邪說不得作者蓋此邪說若不為之距與放使人

作於其心而心為所蔽以陷於一偏則必害於其事既害

於其事則必害於其政故必力辯其非以嚴絕其害雖使

聖人復起亦必以斯言為然而不以距放之言為無益之

辨外人安得以好辯目之○語類不動心章先政而後事

是白大綱而至節目此處先事而後政是自微而至著愚

集解吾為此懼四字與孔

子懼三字相應正見其心

也此字緊接上率獸食

人將相食正見大亂將起

不得不懼通節以閑先聖之

道句為主距放尤所以陵其

閑衛之防閑如衛守城邑不

使賊來侵害此內脩之功距

放則聲罪致討使片甲不留

乃外攘之事楊墨指其言淫

辭指其言淫辭即邪說以其

說之浩瀚放蕩故曰淫放即

所以為距也邪說者不得作

緊頂上句言必放之使不得

作而後已此句乃孟子毅然

自任之辭中流一柱或障鯨

波是何功力確然下不得作

三字分明楊墨之徒亦因以

不敢猖狂其說如折告子而

性惡之說窮闕許行而並耕

之說絕所謂辭而闕之廓如

也○以上孟子自言其懼而以距楊墨為已任下乃推言

楊墨之害及政事以事所行政大體也事者政之目政者

見距放之不容緩

以必使邪說不得作者蓋此邪說若不為之距與放使人

作於其心而心為所蔽以陷於一偏則必害於其事既害

於其事則必害於其政故必力辯其非以嚴絕其害雖使

聖人復起亦必以斯言為然而不以距放之言為無益之

辨外人安得以好辯目之○語類不動心章先政而後事

是白大綱而至節目此處先事而後政是自微而至著愚

耳然自微至著自於此較貼切

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

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

也此乃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慶源輔氏曰此一

治又純乎人事也雖氣化不應孟子亦不得志於時然

因其言而異端滅息吾道至今得以不墜此孟氏之功所

以不在禹下而亞於孔子也○集解禹周之一治其功顯

孔孟之一治其功微集註於禹周下曰此一治於孔孟

則曰是亦一治而亦字正對禹周言見無容伸彼抑此

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申不害韓非俱本黃

佛氏之害

老喜刑名法術之學

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語類問

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為我何以疑於義曰楊朱看來不

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道造物外僅足其身不屑

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申韓則淺陋易見故

整不相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以也語類當時如縱橫刑名

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之徒孟子却不管他蓋

他只壞得箇麤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着與之辯時舉

謂當時人心不正趨向不一非孟子力起而闢之則聖人

之道無自而明是時真箇少孟子不得曰孟子於當時只

在私下恁地說所謂楊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後世却因其

言而知聖人之道為是知異端之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

學為非乃是孟子有功於後世耳仁山金氏曰佛氏寂滅類楊而禪

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定立脫之說過之慈悲普施類墨

而平等無生之說過之蓋兼無父無君之教而資率獸食

人之禍者所以其害為尤甚○二程子闢佛老之說凡五

十餘條而其要則曰佛有髮而僧復毀形佛有妻子舍之

而僧絕其類其二則曰釋氏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

故為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

復何障若以理為障則是已矣理為三又曰釋氏有出家

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只為他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

去固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

不履后土始得然又渴飲而饑食戴天而履地又問華嚴

第一真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碍觀第三事事無碍觀譬

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是釋氏

要周遮一言以蔽之曰萬理歸於一理也凡此足以見似

是而非與夫大亂真者矣因并附焉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

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或問小註此一節總束禹

世之亂而治之如此蓋皆有以見其責之在已不可得而
 辭焉者須要得提唱意○西山真氏曰三聖事雖不同而
 其救天下之患立生民之極則一也使聖人不竭方維挽
 則天下之亂不寢而天下之生幾絕豈得已哉○愚按高
 唱昔者括叙三聖人脈絡不得不已講家或云為我亦欲引
 線或云為承三聖立幟要之大指如是二說無所異同○
 蒙引按誅討伐奄節不曾說有夷狄則中國之害及百姓者
 國五十中亦豈無夷狄哉兼夷狄則中國之害及百姓者
 可知○紹聞編唐太史云人人知其為是非而或陷於弑
 逆者昔人所謂以意為之也雖其以意陷於弑逆而其直
 道而行之心固隱然而存聖人早為之辨醒其隱然而存
 之心而消其勃然敢動於邪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
 能自還也其使之懼者不逆之於勃然而動者之不可忍
 而歸之於隱然而存者之不容息是以能使之懼也非書
 其弑以懼之之謂也其懼者但覺其隱然而存者之忽露
 而不覺其勃然而動者之潛消是以懼也非懼其書我而
 不敢為之謂也此論最見得孔子作春秋
 有功處不然亦已往之空言何以為一治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荆公所
 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蒙引此段直是要起下段以楊墨正是

連上意○說統引詩不重周公上只申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

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

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

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精義伊川曰邪說則終不能勝正道人有秉彜

然亦惡亂人之心。○語類孟子言我欲正人心蓋人心正然後可以有所為。今人心都不正了如何可以理會。○四書通洪水猛獸之災由氣化夷狄篡弒之禍由人事。邪說為人心之害則有甚於此者矣。人之本心未嘗不正為邪說所害易淪胥於不正。故孟子之辯拳拳欲正人心其任也亦必先於正君心。○新安陳氏曰洪水猛獸夷狄篡弒皆災禍之害於勢者惟在於一時若邪說乃災禍之壞人心者日流於無窮而為害尤甚。此孟子所以深惡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

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所以不得已之故哉。或問孟子之

諛行放淫辭而必以正人心為先者何也。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之不明是以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矣。又何必為此紛紛而涉於好辯之嫌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之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其所以正

人心而為息邪距諛之本也。排為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諛之不可由也。此其所以息邪距諛而為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編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故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桀而誓其眾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而誓其眾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夫豈好戰也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辯之小嫌而遂輟不言哉。○語類孟子之辯只緣是放過不得。今人見佛老家之說者或以為其說似勝吾儒之說。或又以為彼雖說得不是不用管他。此皆是看他不被故不能與之辯。若真箇見得是害人心亂吾道豈容不與之辯。所謂孟子好辯者非好辯也。自是住不得也。○或問小註人心之必須正楊墨之必當距此是生民天理上事。○慶源輔氏曰重言子豈好辯哉子不得已也。此又深致其意者。欲人之察其心而知邪說之真可畏也。○愚按邪說淫辭上文已見正人心則對上作於其心。諛行則本上害於其事。害於其政固是歷歷相承。本文却與錯綜枚舉自合提起。正人心與邪說有彼盛此衰之

勢即上文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而該行淫辭則又皆邪說所致蓋說既邪僻則行必偏誠辭愈淫蕩故息邪說正人心者此中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已悉或問中但下三項須更與別清主從耳或有割作兩截謂人心不正則邪說益張誠行日熾則淫辭益甚非不對待分明然終不若專主正人心併歸一線覺得我亦欲三字至以承三聖者為能一氣貫注耳○此節精神結聚在以承三聖句說箇以承三聖是何等擔當此辯如何已得覆繳末二句一腔熱血一片苦心和盤托出矣○蘇氏曰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作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巳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是為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生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孔子孟子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失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

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害於其政必不至若是烈也使如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中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

道是亦聖人之徒也或問小註孟子意謂自今以後不待

可以繼聖人之事但能為說以距則亦聖人之徒矣此

則入邪兩者之間蓋不容髮也雖未知道而能言距楊墨

者已足心術向正之人所以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

賊之意同○西山真氏曰所以勉天下學者皆以闢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

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

誠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此對照當時議孟子好辯者發或問其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何也曰吾亦既言之矣然反其言而推之則知不誅亂賊而謂人勿誅者凶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誅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可不畏哉○語類孟子苦死要與楊墨辯是如與他人之寬惡所以闕之如不共戴天之仇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才說道要距楊墨便是聖人之徒如人逐賊有人見了自不與捉這便喚做是賊之黨賊是人情之所當惡若說道賊當捉當誅這便是主人一邊人若說道賊也可捉也可怒這只喚做賊邊人○焦漪園曰人人與之為敵他更無所容於世而其害自息此孟子真懇屬意處○

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

於後世精義伊川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故孟子辨邪說

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

曰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新安陳氏曰聖賢反世之亂而治之

達而在上則見於有為而治功見於當時窮而在下則不免於有言而治法垂於萬世孔子曰子欲無言終不能無

言也作春秋以為後世法猶未至於辯者孔子之時異端未熾而孔子之聖言教易乎故也至於孟子則時益降異端

益熾而孟子之亞聖又不及孔子公孫丑萬章之徒聞言猶未達况於外人則其闢楊墨焉得而不言言烏得而不

辯蓋有大不能已焉者既以不得已於辯者自致其力又以能言距楊墨望凡為吾徒者之同致其力焉非朱子深

知孟子之心孰能發其精微之蘊如此哉此章於古今世道聖賢事業關涉甚大宜精察深思之○東陽許氏曰集

註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復相尋竊謂氣化盛人事得則天下治氣化衰人事失則天下亂是固然矣然孟子此章答好辯之問而孟子之辯專為闢楊墨而發則易亂為治全賴心事以補天道之不足反氣化之衰而至於盛也觀堯舜之治水則以人事而回氣化周公相武誅紂伐奄孔子作春秋則以人事而救衰失所以孟子亦於衰失之時闢楊墨以回氣化正人事也此正聖賢作用參天地贊化育之功讀此章當如此會集註之意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

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

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 蟪音曹咽音宴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只此六字便是與仲子反照下

斷於陵地名蠶蟪蠶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或問小註廉乃人之美節仲子居食之清苦如此故章子取其廉豈不誠三字有信其必然意。迺朱首句是總冒卜分兩項居於陵言所居之廉三日不食以下言所食之廉後孟子亦分辯到底。象引匡章以仲子世祿之家而能如此故難之而贊其廉孟子則以仲子本世祿之家無用為此苦節故斥其悖謬而不成其廉也夫廉只是有分辨不苟取耳而豈用無故辟兄離母至三日不食以求延喘息於井上之幾李哉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

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等薄厄反惡 平聲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眾小指中有大指也慶源

輔氏曰齊俗奢侈放縱當戰國時士之傷廉者必多有之此匡章所以推仲子之廉而孟子亦以為齊人之巨擘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

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

廉耳按仲子惡能廉句是就正理上斷盡仲子一生充仲子之操二句則就匡章之所以廉仲子者而見其操

之不可充則蚓而後可正甚言其不可也。南軒張氏曰要充其操除是蚓而後可縱然如得蚓來亦於世何補而况乎其必不可也

此孟子啜之之意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

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

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在是此二句正見人之萬不可

以如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

室食粟此句正貼本文稿壤黃泉二句內說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

如蚓之廉也象引以仲子之廉何至疑其所居或盜跖之

之不能義於其兄之室兄之食也但含意不露後二節方盡發此意。條辨即窮仲子之操問及室粟足矣忽然窮

及築是室樹是粟之人豈不為苛殊不知孟子先有以母則不食以兄室則弗居一段議論在胸中故必窮及築樹

何也不問築樹則妻食何為廉於母於陵何為廉於兄也是未可知亦不限定是盜跖之所築樹然萬一出此仲子

何以解免。愚按暗對母兄自是孟子意中語在本文只是且就他居食詰之有居食則必有築樹有築樹則必有

義有不義以見不能如蚓脫然無求耳至匡章代為解脫方與他直揭要害提唱分明。翼註細玩孟子此章俱是

反詞與許子之不憚煩同一機括本欲明相兼之不可反責以交易之為煩本欲明母兄食室之當安反責以槁壤

黃泉之為潔此文字最巧最深處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辟音壁 辟纊也 纊練麻也 係辨言織屨妻辟纊之所易見其當下無不廉不必問及所築所樹意 按織屨

辟纊章所噴噴殊不知仲子齊之世家正無須此 茲孟子復歷歷正告之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

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

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頰曰惡用是鵝鵝者

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鵝鵝

之肉也出而哇之

蓋音閣 辟音避 頰與顰同 頰與蹙同 子六反 惡平聲 鵝魚一反 哇首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 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 蒙引孟子此數語非

為仲子叙世家也所以明其兄之祿為可食兄之室為可居而非不義也

○祿辨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以字為字是仲子胸中所見如此然以此為不義却以何者為義便見他操之難充意而不食而不居

這不字便自見得斷然不可居食然則又將何者而可居食乎此節只重此四句下但引其事証之

○辟兄離母四字在本章却不重不過就其操之不能充以窮之未論到

亡親戚君臣上下大本有虧不得以小節為廉意然孟子於序事中着此一句正不曾放鬆了他此論歸自於陵歸

之所以有根柢也按此自為其罪狀大主腦

也此自是天性 已仲子也 鵝鵝鵝聲也 頻頰而言以其兄不能已處

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叙及出哇為以母則不食起案

下斷○或問司馬公曰仲子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蓋謂

其不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辟兄離母豈所願也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

所不為也。孟子過之何甚與其說奈何曰仲子齊之世家則其祿與室非其兄不義而得之矣。設其果以不義得之而非有悖逆作亂之大故則夫母子兄弟之間豈可以是以而遂滅天性之恩哉。飾小行以妨大倫是乃欺世亂俗之尤先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所謂狷者則亦言行之間小過乎中而已。夫豈出於倫理之外若是其甚哉。○交集溫公云仲子嘗諫其兄而兄不用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又曰仲子狷者有所不為者也。愚謂口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嫌狷者之不為一身之小節至於父子兄弟乃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夷狄矣。雖復謹小嫌守小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絕仲子之本意。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正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為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愚按以上二條皆因司馬溫公之說而論之義極精辭極正。但孟子本意自在仲子不義章方明說出此處雖連撥兄母然止因匡章廉仲子而援是以起下不能充之意。看書須各認地頭不宜夾混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

此先將不食母食不居兄室坐實其操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

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次就妻粟於陵點明其類類即操中之類

也。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後將四句拍攏以見

其類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充其類言由母食不能充

無可食由兄室之類充之而至於無可居不能充言不能由不食不居而充之於所食所居也。○輯語仲子非不欲

充其類也不能耳若充之必將不食不居故曰蚓而後可。○愚按前言蚓而後可蓋以理懸斷之而知其有所不可

此言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則以事實必其無求自足如

按之而斥其有所不能語更偏授得盡

斥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

集解若仲子者二句與前充仲子之操二句應操曰其操

見不過成其為仲子之操人之操可充而仲子之操不可

充以操不成操也蚓而後充非以蚓責仲子也仲即為蚓

豈尚得為人乎孟子正就他不能充其操窮之見非人之

所可為以明仲子之不得為廉耳○慶源輔氏曰仲子之

所守不必驗之他人只自其身而推之則已有不能自滿

其志者故孟子直以蚓而後充其操斥之則仲子之行是

豈人之所能為哉聖賢之道充之則至於與天地同功仲

子之道充之則至於與丘蚓同操是豈人理也哉○或問

小註末一節不重仲子廢兄母之倫只重在不能充其操

上○溪說孟子此章之意只據匡章稱述仲子之苦節而

辨其不得為廉其辟兄離母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

者猶未暇深非之也蓋廉者有分辨不苟取耳仲子以齊

之世家無故而三日不食欲何為耶縱不辟兄離母而為

此亦豈聖賢之所謂廉哉使其困窮不受非義而困於

飢寒斯可矣東漢徐孺子非其力不食誰得而訾之○

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

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

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南軒張氏曰仲子徒欲

倫之為惡原仲子本心亦豈不知母子之性重於妻兄之

居愈於於陵乎惟其私見所局亂其倫類至此極也眾人

惑於其迹以為清苦高介而取之非矣世之貪冒為惡者

多矣孟子於仲子獨闢之深者世之為惡者其失易見而

仲子之徒其過難知也惟其難知故可以惑世俗而禍仁

義反覆闢之蓋有以也夫○或曰匡章亦黜妻屏子者故

喜仲子孤介之行新安陳氏曰不然匡章以父為重故視

妻子為輕仲子反視母兄為輕而於妻則反食孟子於匡

章而非仲子有以也此章當參看盡心上篇仲子不義與

之齊國而不受下文云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斷盡

徐文下

敦復堂

